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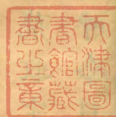
00110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五

文錄序

救荒策會序

壬午



聖人在上。不能使天無荒歲。可使地無餓夫。以人人得盡才於天地之中。而參其時利也。蓄於上以給下。伯者之權。下自蓄而自需之。乃王者之政。古稱三年九年。謂率土之民。各有斯蓄耳。春秋補助。則十一之餘也。備荒之策。無時不豫。曾俟荒而問策哉。然卽議救於荒。亦有豫道。自庚午三月朔夜。東南千里鬼哭。荒端俄見。余於時立救饑法數條。稍試之一鄉。又十年爲庚辰之歲。而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序

一

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至於因餓而闔戶自經。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嗚呼。孰非上下無蓄。用心不豫。使之然耶。宋臣董煟編輯活民書。用心良至。正統間。布衣朱熊爲之蒐補。續以本朝詔令。蓋熊曾身行救荒諸善事。而又以施藥有盡。施方無窮。復刊布此書。惜多冗沓。乃乘籃輿之暇。頗爲芟次。并就事提要。闡而揚之。君臣士民皆可以觀。可以行。嗚呼。至其時而克行者。必未至其時而先籌之者也。處今之世。願人。人豫救荒之策於懷而已。周禮荒政定自豐年。爲一時之豫。以昭百世。豫之大者也。嗚呼。今日而懷救荒。且爲



豫乎哉。

李衛公集選序

甲申

武宗之世。大患在夷狄藩鎮。故爲相之先務在用兵。文  
饒長於將畧者也。而兼明治國正君之大體。故於當世  
爲救時之相。讀其集。料敵發縱。常居大半。語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所謂能將。蓋孫武孔明李靖韓白岳飛之  
儔也。不待御。故貴於不御。亞此則難爲概。又人才異量。  
有君而善兵者。有相而善兵者。君善兵。如光武太宗。相  
善兵。如文饒伯紀。雖一時所號爲名將。智略猶出其下。  
遵廟算稟指畫。輒勝。自任輒敗。如此。雖欲不御得乎。爲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二

人君可以不善兵。而不可不知將相。爲相可以不善兵。  
而不可不知將。不知將。何繇得能將。將不能。則御之無  
益也。不御亦何益哉。不御則怯戰妄動。御則掣肘失機。  
况朝廷旣不能擇將。又安得有良算。足以遙中兵情。旁  
制閩外者哉。文饒雖善兵。觀其用心。尤在擇將帥善者  
任之。不善者更置之。或爲之設副以翼贊之。夫然後方  
略可得而指授也。彼能受此。乃可授無所稟受而制勝  
者。將之能得稟受而制勝。亦將之能也。末世庸相偃蹇  
廟堂。不以邊事一入其思慮。上誘之宸謨。下誘之債帥。  
俛成而卸敗。誤人家國。至於不可救。視文饒之事事經

心代諸將區畫者。不愧死哉。近世惟江陵張文忠稍似之。故時有淮陰。則鄴侯之不御爲上相。淮陰不恒有則衛公之能御爲上相。衛公相業不專以兵也。而兵功爲大。蓋凡中興之相。必先武功。唐有斯人。其猶宋之有李伯紀乎。崇禎甲申六月乙亥題。

閱李忠定集序

甲申

唐中興宰相曰李公文饒。宋中興宰相曰李公伯紀。其才識膽皆頗相似。而伯紀學術醇深有過焉。然武宗無攻不取。無叛不殲。赫然實建中興之業。而欽宗北轍。高宗南渡。失天下半。是乃中衰。非中興也。學過之而業不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三

逮何耶。文饒事英主。謨謀相應。伯紀事闇主。用而未嘗用也。然猶藉其主持之一二。以立國於倉皇危殆之間。而小就其偏踞江南之勢。設無公。求爲南渡。可得乎。由今觀之。衛公才已展矣。志已遂矣。然卒以竄死。忠定才志鬱噫。幸而善終。二公之用不用者。天下之命也。其末年之安危稍異。則二公之命也。以武宗之英。使天綿其算。唐業規恢。且將與貞觀爭盛。何至不能保有其功臣。高宗雖不能用俊傑之才。然猜而不猛。多歷年所。故使勞臣僅免凶終。然則自安民社之主。爲武宗乎。爲高宗乎。安社稷臣者。願爲衛公乎。爲忠定乎。忠定自言之矣。



果可共患難。雖狗烹弓藏。猶將甘之。嗚呼。何其悲也。有死無二。斯膽定而識亦易增。可以得安社稷臣之心。崇禎甲申六月丙子題

文公先生深感治亂之變。洞剖天人。而其詞氣悲惻。若身覲夫虜廷。並俎之痛。而恨忠定之屢不伸。其用者嗚呼。使後代禍有烈於出狩。仇有親於隔世。先生處此。悲更如何。生剝窮之會。讀忠定書。暨先生序。掩卷垂泣。諒非一人。又未知何月何日。雪此沉痛也。崇禎甲申十月十七日又識

閱張文忠集序

甲申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四

江陵張文忠爲相。其精神恒在四方之督撫將帥。初旣審度而用之矣。用之後。復時時提策之。功勞未嘗不知。過誤未嘗不察。功則防其倦。過則容其補。功勞久。亦復息之。改過有明徵。亦復獎賚之。督撫將帥之精神行事。時時徹於相君之觀聞。且欣幸。且悚惕。而於內地之河漕。撫按。亦以其心思三之一至之。此萬曆十年之間。所以內外無事。小奏富強之效也。而又部所不能任。則政府代任。臺垣朋議所搖撼。而難決。則政府獨決。嫌奪部權。嫌塞言路。此怨讟之所以煩興也。當時不冒此二嫌。則治功不立。冒嫌以行志。或幾窮矣。夫苟忠愛發乎至。

誠則必先擇賢六卿。擇賢臺諫。賢講官。因與集思。因與共功。無恃才之色。無居功之意。人心久當漸服。何至讎戮言者。恣睢自快乎。嘗試參其天資。擬其行能。於戰國近商。申於漢近魏。相於唐近姚崇。於宋微近李綱。其得君秉政。固三代以下無儔。乃其功烈止於是。則學識限之矣。蓋其大不足者有二。知催科知節儉。而不知生財。知綜覈勸懲。而不知消長。前此豪猾多逋徵。爲之立法。銖粒畢入。倉庫充矣。上省浮費。下省邊費。漏卮杜矣。白謂業有六七年之食。俟足十年。別圖處分。然終不知東南之漕。爲西北之壑也。此事惟北遷之始。三楊蹇夏。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五

可言。惟江陵秉國政十年。可行。惜皆忘情。以至今日。舌敝耳提。似明終晦。欲行無及。豈非天哉。故曰知催科知節儉。而不知生財也。此限於養民之分量也。循名課實。遐邇燭炤。旣廉得其真矣。賞罰必行。然古者至治。民勸民威。猶出賞怒之外。今也僅使官以賞勸。官以怒威。今之官未及古之民。則昧於消長之道也。刑非不用。易快心以爲矜。賞固無靳。其樂美非賞之所能盡。小人之心。漸華。君子之數。漸增。消彼道以長此道。夫如是。乃足以養人才。而保子孫。非及身之業而已。江陵專以智力把持。身歿而人心渙。人心渙而業散。故曰知綜覈知勸懲。



而不知消長也。此限於教民之分量也。故曰與商申魏相姚崇各有近。而與李忠定微近。忠定學明於教化之義矣。竊爲江陵尚友古人。故苛論之。在本朝則第一才相。視厚民知本之西楊。各擅其絕矣。且其感知遇。爲朝廷。至不惜怨禍。以任事。嗟乎。豈易得哉。私不掩忠。驕不掩才。孽不掩功。懷救時之相者。閱若書。不能不節取若人。崇禎甲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題於古原齋中。

孝彙序

壬申

漢唐以前。孝經與論語並重。自朱子疑爲後人補綴。作孝經刊誤。而此書遂成疑經。夫六經無專言一事者。禮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六

言禮樂言樂。皆無所不該。而孝經專言孝。以爲一事。不足以括萬善與。然一體萬物之外。復有何道。一本之外。復有何萬物。則此一事。固千萬事之宗。豈真以不該病歟。今置其書而弗尊。不足以擴衆理之通。而適使萬事之無本。此若英孫氏孝彙之輯。爲數百年來補闕之要也。予欲爲孝經集註。未能。今孝彙雖不作本經註解。而所以羽翼此經者。厥志無疆。有能因是而表章孝經。爲千百世計。爲萬物一體之發始計。則厥功又無疆矣。若英其有意乎哉。

治人必能立法。治法亦足以成人。嘗讀守令懿範而悅之。皆古之仁人也。茲者得從直指李公灌溪所讀余中丞治譜而悅之。皆今之良法也。人古而意存。意存而法興。人亦貴有其意而已矣。然初仕者各抱利世澤物之意。而苦無其方。於斯時也。則傳方最急。譜所載詳於州縣。司理次之。大都不違道心。不失宦情。治民獲上。相須而濟。蓋將使上中下人皆可率循以爲治。意甚勤矣。直指公初宰粵之東莞。業已報最擢今官。顧見是書歎曰。惜吾向時猶有未盡。宦成者感動如是。其所助於初仕。更何如哉。公旣按畿南。謀之大叅蔡雲怡公。冀廣其傳。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序

七

俾初仕人挾一冊。舟車道途之間。翫繹躊躇。設身以居。迨履任。如就熟路也。夫一司理一縣令。一人之身耳。然此一人意。主於爲善。受其祥者無疆。意不至於爲善。受其孽者無疆。今使人人見爲善之方。益得爲善之意。李蔡二公固將養無疆之窮黎於率土之濱。庸獨爲官其土者設便耶。時有必變。數有必窮。不變不窮者。人之美意而已矣。美意具。雖譜所或滯。從而融之。譜所或遺。從而備之。無難也。亦云暢吾之美意而已矣。求治之心不貳。則致治之功不測。又安知後之人不愛吾治而譜之。



聞嘗進余中丞治譜於按君喬公。冀其以茲訓吾浙吏。則嘉惠吾浙民無窮也。而公報云。是書非獨爲吏之方也。察吏者。將於茲取方焉。睹求人之式。歸以求已。豈非爲學爲治。一心貫之者與。公亟稱浙舊按君李公之賢。正身表物。令行禁止。所摘發舉措多奇。中人咸驚服。訖無間言。因嘆今時勢不無小異。然術生於心。心具卽不虞無術。術具又何虞違時乎。術與心俱。神而明之。喬李後先。不再問也。公又言古人止作一事。故透。今人事事欲爲。輒難透。旨哉乎其言之也。夫一事未必該事事。操之縱之中。其緩急。而衆理以通。猶夫一人非人人也。激

行地者鑿龍門。乃曰行所無事。夫固身代天行者之教。祖乎。跋以呈公。公首肯之。兼識以見公之不厭芻蕘如此。凡遊宇下。有所懷來。振民危。資國謀。並可裒而進諸我公。

守饒保甲述序

乙亥

昔之人。居心以誠。行師以寓。蓋自軒轅寓兵於農。管子修太公之法。以內政寄軍令。凡屬兵事。莫非寄寓。非權數也。道也。迨蒐獮之禮廢。其善寓者莫如保甲。程伯子治鄆。每興役。飲食芟舍皆安便。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後世不知保甲爲治民之要。則不行。行之又不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九

能無事。何則。夫寄寓之意也。聖哲用兵。兵猶以爲他事。况保甲本爲無事時防奸清訟。而顧混入以戰守之詞。色百姓之心。安得不驚。家安得不擾。昔王文成先生撫江右。平變制勝。其本皆出於十家牌。立法申諭。盡精極微。以當時之變亂。令復行之。以張皇有益之驚恐離散而已矣。功何立焉。居恒足以鎮靖。然後遇變足以廓清。越百年。而以浙人治江右。善行保甲。堪佐文成一籌者。其惟龍門子之守饒乎。時年未三十。沈識如是。况今者拂亂困衡。又加以數載與。

西浙備兵紀

龍門子



吾觀雲怡蔡公其心惴誠其氣翕靜其學淵微巡吾西浙也。期月而可。大類王文成侯之尹廬陵。蓋舉自來難釐之蠹。難報之績。一時略奏。衆驚曰。天之降碩士英才則然。其實非才能之特殊。所以出其才者有心。所以養其心者有學也。公以無生爲宗。不離有生以爲用。禪而非陷於禪。不染世而留心救世。督學江右時。衡文之外。黜陟優劣。出諸袖中。茂不曲當。莫知所從來。傳以爲神。巡西浙也。亦類於是。能文能武。心之神明有之。則固學者分內事爾。然文以較士。不偉於養賢。武以殲盜。不深於銷侮。昔者文成侯數建武功。人至今服其雄略。使當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年移而筦樞。或外釁不作。進而秩宗。則神人以和。再進而統百官。當使賢才任。百姓附。又進而天子是毘。其謨明弼諧。身修思永。尚未知何底也。世第驚所已見。而其變化之藏於未可見者。安知不倍蓰於是。而必以是概侯之用。使終老兵間乎。蔡公心文成之心。學文成之學。籌天下者。當熟籌所以用公。而或多公之詰。奸飭備於以概其用。而疲其身。吾知愛惜人才之朝。必不然矣。返性命耶。酌泉以問源。綜世務耶。對一斑以思全豹。

墾屯鹽法題詞

墾者。腹裏墾荒。屯者。邊塞屯田。墾以民。屯以軍。此其大

略也。然腹裏有衛所。則亦軍屯。邊塞有從來未闢之九  
田。則亦聽軍民儘力墾闢。又不可謂荒必在腹屯。必在  
邊。墾荒者之必民。而興屯者之必屬於軍也。近見議者  
專言屯而忘墾。專計屯賦而不顧屯收。混墾屯爲一事  
而究併屯之實事。亦未嘗知。致令民國兩窮。良可痛也。  
祖宗以來。墾屯二事實意美政。班班臚列可考。而鹽法  
中粟。旣以實邊。又以禦侮。此永樂良法。實勝於洪武納  
銀初制。蓋大商之力。足以佐軍民之所不及。有是法而  
後。可使海內無棄地也。其實與墾屯相爲表裏者乎。

理學經濟編序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十一

汪公登原天啓朝爲大司徒。精神甚強。忽一日。堅辭去。  
叔子念原密叩其故。應曰。生財無如墾荒。我再試皆有  
成效。而皆未竟緒。以去。豈非天耶。今居此屯。墾不易。興  
諸司所謀。皆聚斂事。失今不去。百世下謂我盜臣。不若  
矣。噫。公之心。何心哉。公嘗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  
遂得六萬石。其明效如此。今去公辭位時。又十四五年。  
事益多。用益窘。談理財者。搜括已窮。謂舍加派無法。此  
無他。見金而不見粟。故知取而不知生。一聞屯墾二事。  
又聞永不起科四字。則疑議蜂起。或曰。緩不濟急也。獨  
不思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耶。且良醫標本兼治。縱有救



標之道。茲固其本也。顧可置耶。又曰不起科。朝廷何利。不思今若荒之。固無可科也。不起科。亦與今荒同耳。而菽粟多於中國。顧不愈耶。粟多價賤。金因省而暗增。非上之利耶。又曰中原無荒土可墾也。未問他境。公所蒞津海及親歷河間雄鄭一帶。各可數千頃。亦概睹矣。猶未之信耶。叔子梓此二編以救世也。語理學。且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獨以墾荒救聚斂。此實當今理財百執事之明師乎。叔子有家傳。於墾荒事甚晰。若俾主一耕屯。必有實效。余感今海內日貧。而棄土而蕪之也。讀斯編。喟然歎曰。爲治之有足食。猶爲學之有存心。欲經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十一

世而曰墾荒。與屯非所先。猶從事於學問。而曰求放心。非所急也。至善皆宿於心。太平皆胚於食。語旣竟。又憶叔子述司徒言。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此特揣之耳。海水乍遇而乾。土面輒起鹽一層。苗根遇之果壞。若能使田中時時蓄水。水中鹽味。更能肥苗。吾再試皆然。謂近海不可耕者。耳食之說也。此理甚微。蓋鹽未出水。含潤性。具生氣。與乾鹽之能抽物液者。殊情斯又卽事窮理之一節矣。余恐世人聞鹽爛苗則易信。聞鹽肥苗則易疑。附闡於尾。以擴墾荒之識。

崇禎元年。海塘圯。海水溢入港中。味鹹不可飲。吾郡

數邑皆然。農家車水入田。競憂傷禾。旣則大熟。鹹水不害苗於茲。可證。

兩浙會規序

丁丑

安則趨。不安則招之。而引避。聯不聯之勢。成於人心之不安。不安。不可不察也。夫誠安矣。無其地。猶趨。況有其地乎。浙未有館。每假會於秦。今年諸老慨然衰費成之。旣有其地。不可以無規。規所以爲安也。所以使之趨而不避也。規有尊者。頌而卑。奉有卑者。定而尊。從無他。亦以求安也。以尊體卑。則自尊。頌之度。卑者之安安爾。以卑仰尊。則自卑。定之度。尊者之安安爾。定之安。從之亦安。

義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三

顧或未安焉。而猶豫於從不從之間者。何也。豈非辭讓之本心歟。讓雖美。或失其中。卽爲習心。不可不察也。朝序爵。鄉序齒。自古不易。然精其義。有鄉之鄉焉。有朝之鄉焉。會典內外官居鄉序爵。爵同序齒。惟於宗族外家序尊卑。然筵宴猶設別席云。蓋以鄉而兼行朝禮者也。況乎京師有會。固朝之鄉也。非鄉之鄉也。奈何反純在鄉禮哉。倘尊者未之或察。獨安於謙卑者。偶一察之。豈敢羣安於傲乎。禮以義起。謂自無以之有。曷爲義。亦曰心之所安云爾。又況乎煌煌大典。定自列聖行之三百年者哉。且是會也。非飲食宴樂而已也。從雲天之需。



收麗澤之允地。同則風同。風同則志同。志同則道同。其  
或一時意見未協於大同者。於此乎共商之。可密訂之。  
可無講學之名而學講。無議政之迹而政議。無徧接之  
勞而接徧。以尊王制禮莫崇焉。以洽朋交情莫敦焉。  
以時規勸益莫弘焉。今酌其當。列班惟三。會於京館。鄉  
之朝也。視鄉小異。班同序齒。京館有會。朝之鄉也。視朝  
小異。小異而後可臻於大同。是聖人象睽之義也。若詞  
林若臺。不更序資。夙昔之體。特尚尊嚴。通之以斯須。俾  
有親也。或班次暫移而後者。仍從原班爲序。不忘本始  
也。若科若貢。若任子。罔不畢至。無嫌可引也。人心安而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序

古

勢自聯。不約以趨。不戒以孚。不窮以久。皆於此規乎。肇  
之略序。三品以上爲前班。而僉院及宮坊以上預焉。京  
堂四品以下同翰省。臺銓四衙門爲中班。五曹及中行  
各衙門爲後班。其班次會期宴儀。及一切輪管事理。詳  
列於左。

一班次

皇親

公侯伯

六部大堂

都察院三堂

僉院於十三道爲  
堂屬特入前班

通政司正堂

大理寺正堂

太常寺正堂

光祿寺正堂

太僕寺正堂

順天府正堂

詹事府堂上

國子監堂上府均禮持入前班左右春坊詞林五品以上與政

錦衣衛堂上

以上為前班

通政司各堂 大理寺各堂 太常寺少堂

太僕寺少堂 光祿寺少卿寺丞

尚寶司堂上 順天府丞 翰林院

六科 十三道 吏部四司

以上為中班

戶禮兵刑工五部各司各廳 評博中行

文武二學 國子監監丞并各廳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十五

翰林院待詔孔目 吏部司務

都通大各廳 太常寺典簿廳 太僕寺丞

順天府各廳 五府經歷都事 錦衣衛

五城兵馬指揮

以上為後班

一朝覲候補官 藩臬以上入中班 府州縣及教職入後

班

一會期 每月十五以前月幾望也 集以未末申初及燈

而散 古卜晝之義也 且免戒心於金吾

輪管 除前班不敢煩 中後二班 每會輪二人主之



一宴儀。王者二人公服迎賓。賓燕服入席。總三揖賓散。主人燕服送。有新入京者。爲賓中賓。居首坐。其次以南北相向。當昭穆。以西爲尊。一宴品。用雙席。器湯點各備。盃箸自攜。惟新賓特設一器。皿特設一簿。每月一查。用會之前一日。王者自臨點視。有增置者。隨時填入簿內。一公費。每新入會者送金。

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 庚辰

大節之於曲謹。心源之於踐跡。離合同異。果何可執哉。小大醇而心迹融。則幾乎入聖域者矣。非然。吾必以大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節烈烈。心源皎澈者爲絕優。神宗朝。秀水吳少卿海

洲先生。以蒲圻令循良。入爲御史。時國本未定。有三

王並封之論。先生三疏爭之。政府側目。先師梁溪高子

初官大行。疏論僉小。幾致不測。先生又抗章申救。累謫

爲民。光宗遺詔。卹錄首及焉。學宮祀典。則士論屢申

而淹抑於有司。迨賢嗣武陵之季子名統持者。受獨知

於文宗。許公事乃得行。噫。公論之伸於鄉也。視伸於朝

固倍難。伸於朝。仰嗣皇之烈。伸於鄉。感聞孫之才。天

之報施直臣。俾後嗣不忘先德。其聲施比朝典之焜煌

而更長也。夫季子識趣迥然。以故下筆無一點塵。所稱

水壺秋月。表裏澄澈者非耶。他日邁俗亢宗。繇貞素之潛修。以竟海洲先生未竟之志。吾非獨以彩筆覘之。直以心源決之也。

掩骼會序 丁丑

嗚呼。斃民沒無槥。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其哀迫同。然生而無食。足尚能遊行。口尚能呼號。告之一綫。有未或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之窮哉。然救民之生。固不一端。一命之膺。一箸之餘。長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懷是心。何言何動而忍爲民害。何居何往而不思爲民利。雖窮於勢。豈窮於心。於是乎處京師者。來遊京師者。一與若會。人人皆太顛闔天散宜生之徒。而可以疏附我文王也已。

戒殺辨疑篇序 癸未

天不能除霜。人不能除殺。非其心也。氣勢使然。謂天欲隕霜以彫百卉。人當殺物以佐饗殮。直以勢所不能止。爲心所安樂也。大戾矣。聖王知殺之不能遏。乃設諸方以限制之。曰胎麋不殺。使雖不免。亦寬期也。曰有位無位。無故不殺。祭饗之禮。非日行也。曰非七十不食肉。使



茹菴之人衆。而烹葵之歲長矣。設遠庖厨一義。則以養貴人。夙昔之仁。所云盡人性盡物性者。不其丹青炳著耶。聖人兼體其勢。佛直伸其心。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總以殺生爲第一。其辨疑一編。宋時陳竑願作也。殺之當去。本無可疑。諸所疑端。槩不足辨。其中有云。人爲物主。人心慈。則物性化。又云。不發願力。則善事無繇成。凡付之無心者。皆墮空見。又云。律中不許比丘服皮革絹帛。是三說者。最爲近道之言。又謂放生者。所以習其慈悲。此意亦善。而謂愛物者。必能愛人。則願以善推之。說進之。齊宣戚戚。往牛而求大欲。則不顧見前之民命。私

是書也。果治世之殺機矣。以為亂世之生機。何居。毒  
吾民已甚。殲之乃可全吾民。然獲吾民。皆斃其髮。置  
之前行。我之毒弩神火。一見輒用。縱萬舉萬當。所殺皆  
被。脇從之吾民耳。吾不能以

吾且混無分理。豈不痛哉。必也善用間之將。分  
其孰真孰假。假者散之全之。真者乃從而毒之。所殺者  
少而皆去其真害人之人。則所生者多矣。且離其黨。孤  
其眾。以施吾術。不尤便乎。於為政也合好生之德。於行  
師也得伐交之道。國之功臣。庶免乎天之罪人。爾傳是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九

念哉。

幽芳序

幽芳者。同籍陳公恤岱手編也。編凡十一事十二人。最  
烈者。平原鄧要女。秋毫未嘗辱。為穿窬借端一言。遂自  
斷頸。時年十五耳。濮州陳。知其夫昧弱。慮為人所污。以  
死絕之。萊陽修。路逢羣兇。拒罵而死。東萊王若高。新泰  
劉。館陶二李。皆罵賊死。鄆之李。不受辱以死。長清房。守  
節十七年。為強姪凌侮破家。悲恨自經。周為人妾。而能  
持家於身後。聲冤報讎。不受辱。亦幸不死也。鄒之趙祥



妻陳翁若夫若子皆死於賊慘痛非嘗忍辱鳴冤卒得  
駢斬諸兒乃始慟哭以死報此人若爲男子夫何異於  
公孫杵臼乎惜其婦人不得以完節見也然陳公附之  
於諸烈節之末豈非難其成事而重悲其意與

重刻知品序

乙亥

吉水謙菴李侯蒞止吾邑政事稍暇輒與愚論學因出  
所手隲智品見示墨光陸離賞覈錯綜而衷確乎有裨  
存愚旣受而竟業作而言曰成故仁起新仁者其智乎  
智有新故仁亦有新故乎莫先於元之謂故貞而復始  
之謂新一本心之生生不窮已矣智也者斂也若春得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二十

冬以告成智也者樂也樂返其生意於根株也其崇效  
天職此之繇豈離仁而獨智之爲見乎哉昔樊氏之述  
智品也品古人之智有七曰神曰妙以至曰譎曰盜不  
啻禹之與桀薰之與蕪也愚以爲其分不在智不智在  
出智之仁不仁其神也將以生人其盜也將以殺人非  
層累之漸懸而一間之立反也設或裁智之根遠生而  
近殺具曰子神子妙而隱隱或陷於譎且盜日用豈少  
其幾哉且夫智主斂才主舒漢家三傑子房智過其才  
淮陰才過其智鄒侯才智皆平至使知裁根於生生三  
傑直三仁矣故智也者其根曰生其用曰斂自天下誤

才爲智。反歛爲舒。此智之所以分馳於仁者乎。今讀侯所讀之書。服侯所敷之政。其植智有深根。而出智有微用者。頰頰邇言。亦有當於神智之衷否哉。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庚申

王之耳孫曰輔之氏。邇王而上。下逮苗裔。會以爲廓寥綿邈。指次在目。其志勤。其說詳矣。余獨怪王之雄武。能摧羣兇立王業。而稱藩於中原不衰。夫中原猶唐也。或爲梁爲晉皆久也。則曰事之無二心。王之時。中原屬易姓矣。而王長爲南藩。是事中原耳。非事中原之君也。其旨趣與長樂老何異。明古如歐陽公。乃猶以不情之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序

三

臣節予王。母乃更揜其雄略長算哉。王之力。足以摧羣兇。不能一天下。當時中原豪傑。其才皆僅足以經略中原。而不能服王。王托藩貢之名。以靖其國家。和其民人。使足以置身而垂世。今後世子孫有如高光者。可以藉基業。定中原。中原有高光。則北面而事之。固其世尊中國之常。非自立朝廷。耻屈膝者比。雖有北地王慷慨之劍。將無所用。而其涕將無所揮。自古英雄立業。以氣。而王獨以算。氣勝。則不南面不休。而退不得爲匹夫。及其失國也。若裂無幾矣。而天下亦大被其禍。算勝。故子孫雖去南面。而猶爲貴臣。而江南之民。不知有失國之事。



事吳越事宋。井肆晏然。令王也。獨計子孫。甘屈膝。是英雄之算。不足侔於氣也。慮失國之時。禍被其民。預爲進退之地。使可以皆安。是王也。安民之長算。從古英雄所不能侔。而非王英雄之氣短也。推而言之。安民之功。莫大於漢高唐宗。使二聖相遇。漢唐之天下。其中分矣。而唐之後。必事漢。漢產文武。唐產高中。非能角材而峙者。真主之才。天不並生。故漢高唐宗。各安一時之民。垂數百載之業。其衰也。猶有蜀漢殘唐焉。而子孫不至澌盡。其功至弘。豈必預爲後人退地哉。如前之五代。虔劉旣多。每至自滅。一身孤帝。乃無子種。氣乎算與何居焉。自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三

度不能爲漢高唐宗。而長世安民。上下千載。唯王一人。爾王之姓氏。其顯者蟬聯江以南。而沉酣經籍之輩。又方接踵無算。蓋王之功。可以帝而不帝。故子孫之蒙澤也。倍於帝者。藉手對王之苗裔。以質諸王。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五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五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六

文錄序

錢塞菴相國綸扉奏草序

巳卯

朝有良諍臣。則輔弼可以不言。輔弼惟首臣。可以不言。亦非不言也。不卽事而極諍也。嘗思房玄齡讓直。王魏裴均獎勵諫官。而韓休張九齡。以首揆力諍百事。孰爲得體。然此特爲實心補袞者言之。豈與於緘默藏身之地哉。其心患失。其術逢君。衆議罪。則立身於外。衆論績。則廁身於內。不勞而恒賞。辭難而善留。嗚呼。茲亦托阿順於格心之極弊矣。塞菴錢公居政府二年。有奇奏對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序

一

揭疏以數十計。其間辭加恩者一。獻箴者一。糾邪議者一。獻箴幾乎格心。未顯效耳。辭恩之志。已信已伸。糾邪議。近於力諍。而遂以去位。公所諍雖一事。然邦本人心。國之大事。舉繫焉。數年來言利亂紀之小人。蓄不盡言。言不盡酬。猶賴朝士依正誼。以沮遏之。本公力也。是故言雖牾。有深於合之益。身雖舍。有大於用之功。今更跡已事思之。丙冬之役。與登城恢復正類。復登加恩。退加爵。其理亦齊也。使公更住數月。值入值。出恩爵。堅辭。必有永貞素心。寧與衆違者。顧違儕而節立。又孰與先幾遐邇。渾然全節。無節可指之爲大乎。又本朝



閣體視前代稍異。吉甫李絳時於上前各持所見。韓范富上殿相爭如虎。乃邇來事體大抵握自首揆。次以降多不得行意。公初至亦委蛇將順。冀以容默感動。然未歷其位。未展其蘊。難遽臻效。躊躇再三。寧有言而迹著。不忍終不言。以冒於格心。其自叙云。兩年間蘊義俟時。蓋血誠語也。以公之諳練明習。綸扉已局。曾何難見。循默則得體而安。直則失體而危。兩言而決耳。惟公以爲不獨言者體。不先言者序。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吾義與心。必欲留吾身。以成負擔。或當循默需次。苟伸吾義。遂吾心於體於序。無足云矣。故卒因事納誨。以免於母。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序

二

敢後言之戒。豈惟以帝臣自矢。誠以重華戴吾君。敬之至也。憶癸酉逼除。談易良鄉。以爲大人動與吉會。因極闡吉凶悔吝。无咎五義。凡今大臣必先辨不可則止之志。然後能以道事君。當夕不過泛陳易旨。虛擬大道。及夫過聽善用。與道始終。而確乎足以當大人者。卽此一抗論一勇退。問東西南北之士。共信之矣。於其止信其仕於其所言。信其所不言。嗟乎。潔身兼善。分量豈可方哉。儻然以辭。脫然以去。或於格心。猶有沈幾。乃若不能辭。不能去。見輕於君。而欲正君。特梯榮耳。當世希大臣者。千秋百世尚論大臣者。先於辭受進退。致其心目哉。

蔡忠襄公撫晉奏議序

甲申

明道先生有云。濟世之人。必誠與才合。其旨與箕子猷  
爲守相通。誠卽守也。才兼猷爲矣。然具體旣難其人。卽  
體具矣。而分量豈概足也哉。或才過或誠過。如李衛公  
爲相。淮陰爲將。才過其誠者也。丙少卿涑水之爲相。希  
文稚圭之出而爲將。誠過其才者也。分雖少偏。而用得  
其道。俾得展盡其偏長。皆足以底績。君任相。相御將。雖  
羅蹇會。寧遽至於喪亡哉。忠襄蔡公有涑水之誠。惜仕  
不遇時。位不配才。亦如王文成所云。日置彼於殺人之  
地者。文成才不世出。而中樞投筭。時相猶與之爲正應。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序

三

故功得半成。忠襄才雅不及文成。而在內無一人左右  
之。得死於賊幸矣。公自矢素絲。不肯襲杜元凱之智。值  
寵賂滋彰之世。當事多銜之。以故平日則掣其肘。有急  
則中以危法。旣革任。公之死於法者岌岌矣。公必進而  
死敵。均死也。豈惟勇於死。亦智於死者哉。今讀其撫晉  
諸疏。若蠲租。若措餉。若墾田。若補將吏。若添兵。若移腹  
內之兵。若二督協防。使於蒞任之初得請。則晉民之心  
可固。使於秦未失之前得請。則晉兵之心可安。使於關  
陝旣潰之後得請。猶可鼓勵兵民。分扼長河。設萬分一  
不幸。而賊騎亂渡。亦當血戰河干。力禦列城。豈至望風



迎降。野無交鋒。邑無登陴。獨以一太原櫻兒餓。致諸冠裳介冑。纍繫乎裂腹灑血。莫得棺斂丘壠。魂遊數千里之外耶。公素寡交。幕中無代翰者。軍書旁午。夜分乃寐。聞雞而興。章疏皆手就。止取明達。不設藻績。經世之儒。大抵然也。公之諸子。將編輯公平生著述。與海內共。而先以其在晉言。晉自章奏及咨揭。及臨沒一二遺屬。表見其憂國憂民。切實澹漠。不知寵利。不競後世名。以之生。以之死。能恆其心。故能踐其言。而世之燁燁春華。冥冥臘盡者。生而朽其身矣。孰爲死而不朽之言哉。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丁卯代吳子往先生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四

無求於世也。易。無求於國也。難。踐若土。其不負國也。易。任若事。其不負國也。難。今夫民戴日月。不必圖報。日月也。王民皞皞。王臣蹇蹇。皞皞卽不負王民。不蹇蹇卽負王臣。吾見民。而求爲臣矣。未聞士甘以身遜也。况能使其子之高臥川觀也哉。雲卿先生有之。先生有子。蚤登賢書。近遂不赴公車。不謀代食。熙怡怡。終日相對。以無所愧憾爲樂。無憾之意。則可長。無憾之身。則可久。其自少至老。不肯留憾於衾影天壤間者。舉可推而見也。然則無憾也者。壽源與。先生有之。先生婉孌失怙。承慈顏極歡。拊兩弟及遣女弟各如禮。推暨涓陽。與物無

近心和故氣和。氣和故形和。大凡舛戾則旋消。醇醲則難耗。愆陽伏陰。凄風苦雨。曾不崇朝。而青春涼月。百年嘗見。其篤於所生之脈者。天亦篤之以生。然則親親也者。壽脈與。先生有之。作德者日不足。天必從而引之。作僞者日不足。天必反而促之。何則。銷鑠莫喻乎機械。休養莫過乎樸誠。古聖人經營百歲。神明不衰。其所經營者。皆樸誠之意也。其在後世。則惟淡漠少營之人。足以偶之。先生皎潔坦率。自其天性。後乃悅禪。醇儒莊士。或以爲疑。然張朱晚而棄禪。以棄爲進。韓富晚而好禪。以好爲進。先生之悅。固其進矣。一生行善。歲暮彌進。是曰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序

五

無窮之門。無窮也者。壽義也。先生有之。先生壯歲。寄跡貿遷。心焉不有。或矜肘呈露。不減歌聲。金石及其有子。彌稱閑身。所賦別腸。非寬而樂。與素心者獻酬。有康節微醺吟哦之興。一手弄孫。頽然成夢。非忘機之極焉。觀此乎。忘機也者。壽象也。先生有之。行年八旬。扶老是麾。臨風而立。倚流而坐。俯仰自遂。與少壯無異。餐不強加。亦無厚味之媿。世人所養。形氣也。先生所養。元氣也。形氣須滋味。元氣須冲虛。冲虛則強固矣。夫有道者之壽。微慰未來也。寧如世人誇疇昔也耶。未來之在天爲健。在人爲不倦。惟不倦乃真壽徵。先生有之。邑舉鄉飲賓。



者三。辭不起。禮以不與爲榮。先生素旨。皆此類焉。乃嗣察其微。遂以不沾祿爲養志。是故用人爵養力之屬也。兼人爵養。勞之屬也。專以天爵養。不匱之屬也。先生子用天爵養。不藉人爵養。此今人中最難。而亦古之所未前聞者。而先生有之。

范氏五節序

丙子

人生萬事。孰可必得。可必得者死耳。人皆慕其不必得者。怖其必得者。雖怖竟不免也。而因以不得其死者。衆定興之陷。范孝廉箕生厥配曰馬。媳曰王。長女十七。中女十四。少女十一。皆未字。與母嫂五人共投井死。是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序

六

日也。鹿奉嘗善繼亦抗死焉。夫定興男女死者數萬。被擄者數千。被擄不足云矣。而死者若干。其間亦或有節烈如奉嘗。如范氏五女子者。而姓名歲年皆不可問。又烏辨其死之不得耶。夫考終命之得其死。易知也。死火死。水死。兵之得其死。難知也。桎梏死之不得其死。易知也。死義而未盡義之不得其死。難知也。方馬氏之趨井也。仲孫從。馬急使走避。而身率其媳與女就義。臨死一息。皎然明決。余竊哀焉。敬焉。又以思。騎猝入。一家若是。忍聞千家。一城若是。忍言十城。昌齡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今令五節駢屍以死。令百

千萬人不知姓名。歲年以死。嗚呼。果世無飛將耶。不覺  
移敬爲哀。而益之以悵悵也。

送葉芝字職方南征序

出入將相。有二道乎。求佳士而已矣。後世之將將者。相  
也。然而又有相相者焉。同心之幕友是也。其道如何。亦  
云進佳士而已矣。佳士非一途。求欲博。擇欲真。將相同  
然而師中尤亟。在昔諸葛武侯居於內。則禕允輩爲之  
後先。督軍於外。則元直。幼宰輩爲之匡弼。其取士也。則  
姚佃。並進剛柔。獨稱博雅。他如啓諍。十反。益堅好合。千  
載而下。侯德益光。僚友之名。亦益揚。在唐裴晉公韓退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序

七

之。率繇斯軌。文章名世。與武功表裏。規隨偉人相遭。夫  
豈偶哉。職方郎芝。字葉公。慷慨沈細。雅性好士。喜直言。  
凡人之情。喜受直言於人者。必喜效直言於人者也。聞  
佳士而津津。訪求不厭。得佳士。則必與所知共之。直言  
與人共。佳士與人共。夫然後合之。乃可以濟國。且所謂  
佳士者如何。身負智勇。又必多識智勇之人。故得其一  
而十百者可連茹而至。獨謀獨力。非等倫也。葉公於京  
邸。則得李君櫛生。業已上聞。特授樞司廳。爲督師監紀  
矣。循茲而南。將起故綿。守陸君遜之於家。俾大展其用。  
李固齊魯間人才之望。陸則江南奇士之宗也。二人至。



一切智勇將響應而影從。真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者。昔周亞夫道得劇孟。隱若一敵國。劇孟俠士耳。非真有報國之忠。破敵之能。太尉東行。珍重猶爾。况如李如陸。素負飲水臥戈之志略者哉。又唐宰相鄭從讜請王調於朝。遂能諒張彥球之本心。非叛卒得其死力。今諸將中。以彥球自疑者不少。微王調孰能精心分割。善護諸將。而成從讜之大功。滅賊還報乎。本朝王文成之出師也。鄒文莊守益。每在軍中。朝夕講學不輟。因密以寄其採訪。資其謀算。師弟相對。而至神之兵法。行乎其間。文莊特文成所自延也。况葉公又奉命而襄元老於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序

八

行間者哉。惟今日流焰最熾。我兵寡而餉歉。入手頗難。竊以爲兵之大勢。不可不統計。而用銳不可不專。專力密運。出賊不意。但破其一枝。人皆我人。何患無衆。新綸凡得輜重。悉以充賞。破賊一枝。必獲大蓄。何患無財。或疑機會未必可乘。鄧高密曰。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昭烈曰。事機之來。寧有極乎。寤寐覃思。賊必授我以隙。何患無會。乃其制勝之要。曰情。曰形。不用謀。不能知敵情。不用嚮導。不能知地形。此乃機會之所從出也。而總無越乎求人用人之外。蓋必公之所熟籌。而亦大柱國吳公所默會者。今行矣。微闡斯義。以當車馬。公其許諾。

楚元梁武好佛而禍奇。傅奕宋賢崇正而福遐。豈佛之果報。在必不可知之地。顧當吾世。則置之乎。不援果報。則日休日拙。無所於待矣。援果報而一無足徵。則假設窮矣。梁武荷荷當年。其遺識迨今彌盛。僧家以爲足重其教也。故托之。楚英劉總。不言死後證道。至乃傅奕昌黎伊洛考亭之徒。終莫敢謂地獄爲此輩而設。崇佛均在人主。則顛覆而證聖。他人則徒隕其軀。不崇佛均也。而諸賢名實與天壤俱。果報亦分貴賤。愚知耶分愚知。近於正。而分貴賤何也。佛之法微。以奇高以放。然好

其法者百無一人。信其報者十人而九。以考立身。或表裏乖違。或先後參差。儀秦於君親。尾生於佛氏。嗚呼。令移其事。佛者用之君親。孝子純臣。踵相接。而宇內治矣。其尤淺者。見利而持齋。遇危而誦呪。事畢棄之。異時有急。齋呪復設。斯於事佛。亦儀秦爾。蓋佛言果報立應。而多違。故專以應事之者。亦多反覆。脩辭不立誠。而權教有不得不敝之勢。是故信佛理者。不事建寺刹。建寺刹者。皆惑佛應者。與上人爲其徒。因事其事。何足爲上人怪。而可怪者。獨在吾徒。然而以尾生事。其趨誤而心誠。其逃也。猶可歸道。以儀秦事。佛亦惡之。吾願事者爲佛。



尾生。且猶賢其爲佛儀。秦也。當是時。吾徒數人環視皆  
默然。而上人亦笑。點首持去。

聖塘橋募疏序

庚午

物不可以不濟。節不可以不明。士習之益降而巧也。往  
往托善事爲漁獵階。或利集而事寢。或實構若事而稍  
乾沒其羨以自肥。嗚呼。充穿窬之類者。不忍聞此矣。非  
得一實心濟物之君子。就善緣中。特豎一光明皎潔之  
行。曷足以洗滌之哉。族子某居側。故有橋曰聖塘。南達  
當湖。東達華亭。西北達吾邑。往來者日數百人。圯廢以  
來。臨流欲渡。徘徊咨嘆。某爲千載謀。欲鼎建石橋。行者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十

既多。施者應不少。吾不憂材不集。工不鳩。而特欲明白  
會計。使鄉黨曉然。皆見舉事之心。昔人謂以財自嫌。非  
大臣度。然事各有體。人各有位。不可遽同。夫惟爲士子  
時。一介必明。則及其爲大臣也。日出入千駟萬鐘間。而  
天下能信其素絲無染爾。茲舉也。以感夫近士之詭結  
善緣者。屹然士林清標之所關。獨行路之尸祝咏歌乎  
哉。功之顯者。不如其幽也。德之有稱也。不如其默也。行  
路歡戴。合諸默裨風教。而德機乃漸入於微。夫自明其  
潔。而以爲微者。何耶。意在自明之外。

成子雲詩集序

壬戌

不遊廣原晴川。則思桃源。不爲牡丹。則願生谷之蘭。凝霜之菊。然使蘭不芬芳。菊無佳色。逸人貞士。罔顧焉。百步幽窄之外。不豁然開通。則漁人縮跡。太守不問津。子驥不欣往矣。桃源之可愛。仍繇夷曠。夷曠藏於幽窄之中。故與世徑殊耳。余交子雲非深。顧時時從子往。吳先生。聞子雲之用心也。內而不外。讀其詩。幽而非僻。險而非澁。奇而非牛鬼蛇神也。胸中或乃有桃源焉。昔眉山爲文。行止自如。以流泉自況。至爲詩。鈎隱探奇。若將弗及。然子瞻何如胸次哉。澄潔之與瓌瑋。同耶異耶。子雲自許甚高。無濫交。無妄動。介人也。峭厲之氣。亦沉沉如

也。通人也。冠衫眉宇。時率其意。質人也。露一斑於詩矣。華人也。茲集寓旨命名。均含感慨。感慨生於不適。不適因於不用。不用繇於不遇。吾觀纍組者。懷安。其用安效。藿食者。志存運甓。有當是亦爲政之義。用不用。非繇遇不遇也。少壯策勳。白首畏譏。功成無意。退而寤歌。適不適。非因用不用也。子雲將別有感慨者。而豈遭逢之見哉。吾聞子雲於日用應酬。甚閒甚靜。無他。跳號之士。臨變而徘徊。靜穆之士。應機而剗割。果能用心於內。無事不可爲。而况詩乎。味之詩內。能爲感慨者也。晤之詩外。微獨能爲感慨已矣。



蒼雪齋吟序

辛未

天然而澹者。澹卽道也。意向於澹。則澹懷可以入道。此  
脉自莫春詠歸以來。擊壤白沙。躋其巔矣。然非於五教  
真有不愧不忤之處。縱復持竿釣雪。浩歌弄月。得微有  
一念自反。倏入而妨其相。泚灑落者歟。是故曰耳爲文。  
學者知之。若夫襟宇悠然。時有不羈不戀之韻趣。聖人  
視之。猶媯然文也。學者奉此爲躬行之原。而不歸五教。  
則反墮躬行之後。嗚呼深哉。蒼雪吟。卞子厚先生歲  
所積也。讀一過。如離塵市而對雲泉。相泚灑落之致。布  
我几席矣。每慨今日學詩者。不識詩所從來。或雕刻酸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序

十二

苦。使人不足以興。或靡靡入於俳優詞曲。而反助人之  
歎艷。子厚韻趣洋洋。非澹不言。所言必澹。豈非智於擇  
詩之途者耶。然子厚隨見境而成吟。非以吟爲道也。善  
讀者可以資道心。而道心非目也。目擊烟霞而道存。如  
入市井何。展卷欣然發世外之味。掩卷而散矣。夫道何  
宮商何染繪之有。蓋惟人身之五教。可默體之。子厚遊  
高子之門者三十年。所得於躬行必有在。而觀者獨以  
花放鳥啼。其所自得云爾。則彼滿地之白白蒼蒼。與間  
間闌闌之入人耳者。乃所謂道也耶。

借竹樓詩序

學不以貫詩。不足以言學。詩不以貫政。不足以言詩。况誦詩則達政。政固詩中事也。誦者猶然。又况爲詩者耶。政以理民。解其疾愠。民生得遂焉。感其正平。民情得復焉。政如此而已矣。而或者顧以嗜慾撓之。夫詩之作。爲淡人嗜慾而設也。自私之欲捐。則汎愛之天現。立政之原。不以此與。故果能爲詩者。必能長民。此聖人所爲達也。徐大津氏少而誦詩。才高好爲詩。長武陵。武陵又詩藪也。一往千春。杳然流水。雖挾凡心。將起幽致。而况才資俊邁。亭亭物表者乎。對武陵之山川。長曠長靜。於以觀民彌親。坐武陵之堂。發一慮。出一政。罔不曲爲民謀。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十三

而胸中未嘗有一事也。此又詩之原也。孰能惻然民瘼。俾物物得其所者。必善詩之人。孰能一咏一吟。卓然成天下治行第一者。我以期吾大津徐子。

四子詩餘序

乙亥

物有體。體有貴賤。文至於四六。體斯降矣。然而隨物賦形。蘇子於抽青婉綠中見之。而古今推大文人者歸焉。不以體賤貶也。詩至於排律七言律。體斯降矣。然精微縹渺卓犖沉雄之槩。子美率於近體見之。而古今推詩宗者必歸焉。不以體賤貶也。詩又降而有餘。詩之盡曲之初矣。然亦問其所存者何志。所賦者何意。若志存乎



潔身。而意主乎移風。雖古昔先王九歌。是勸。皇極是訓。足使輔翼而行。又何嫌乎體之降哉。楊墨害道。至於無父。無君。其篇章非不頡頏語孟也。鞅斯害政。至於赤渭水。毒七國。其屬詞立句。未嘗不垂爲後人式也。又豈得以體揜其惡哉。初聞四君以詩餘相唱和。竊疑之。及以扇頭四望樓見寄。所存與賦。殆皆閒靜之思。蕭散之致。淫哇嘈雜。毫不涉焉。審皆若是。雖純以詩餘唱和。何傷乎噫。審皆若是。又豈特無傷云爾乎。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序

本房張心矩師命撰

余嘗握一言。騰天下士。曰無失本色云。原夫不朽之業。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序

十四

立言爲尾。言果居德功之外。功亦居德外。與物不本於一。而能與天地終始者。未之聞也。存其本心之謂德。本吾心以濟物爲功。本吾心以鳴和爲言。三者實無首尾。故因言可以知人。余承乏春闈。得士二十。方兢兢遺賢是懼。已大對。聖明首擢。在二十士中。舉朝慶。皇上之得人。而余且與受其末光。自餘大抵以節義樸素相砥礪。其深者。或乃探究性命。宗本明誠。穆然抱疴瘵海隅。繼往開來之思。噫。余何修而神遇諸公於旦暮間也。夫一日之遇。數世之緣。數世之緣。平生之心。則意者無失本色一言。余所操以與諸士默默相索。不覺觀素修。

於羔雁而獲獻其人於天子之廷乎。諸士行矣。違矣。思有以報天子矣。行也者。行其所學。達也者。達其所求。諸士自反隱居之日。所求果何志。今欲仰報。詎俟他圖。盍亦云不變塞而已乎。余所云本色者。塞之謂也。以潛以見以躍。厥位漸變。所以報主。乃在塞之不變。是故慕親爲孝。慕君宜爲忠。而孟子直比之嗜欲。何哉。何哉。孝者所以事君。易地而心不變也。慕君者無當於忠。心因仕變也。此從來聖哲教忠之微旨。而余直淺淺乎撮爲本色一言。諸士繇余之淺。陟古人之深。或匡贊。或獻納。或撫字旬宜。皆以本色從事。俾朝而望風采者。野而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十五

沾膏澤者。謂余報主。卽未知竟時。諸公當能爲我竟之。自是聞獻一言也。而喜。見策一功也。而喜。或啓沃密微。德心幽幽。不可見聞也。而愈喜。古人喜而不寐。竊髣髴焉。迨夫奇文蔚興。變態可娛。則亦猶紫瀾生於海。鄉雲爛於天。天海在心。其體亘百世而泱泱。寥寥類非瀾。與雲之所能盡。慧目者衆矣。相與挹賞其精英。斯足爾。

劉湛六制義序

甲戌

品誼根於志。康濟生於志。文章發於志。志定而天下之能事可得而舉矣。湛六晨起。必焚香告天。以其志昭事上帝。如是者數十年。與人相對。便便言。無妄言。和氣迎。



人無妄動。遇事則介乎不隨。余因進而問曰。無妄思乎。則退然遜曰。日有事於斯而未能也。蓋真問學人也。均是幾希。凡人放之。學者閑之。然閑邪之力未純。一出入之間。去无妄之體。不啻遠矣。故無妄言無妄動難。而無妄思尤難。妄思生於嗜好。湛六於世好。無所不淡。固宜其行誼則超然矣。經綸則灑然矣。文章則翩然矣。而於妄思也。猶兢兢自難之。極其志。不底於時寂時通。寧肯已乎。湛六業以文章冠天下。余故置其所衆見。而闢其所不見。以言動視文。文其衆見者也。以思視言。言動其衆見者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於今有焉。雖然。兢兢簡身者。河南之劉湛六也。孳孳援人者。閩之顏壯其也。學微異而趨同。皆有心贊太平之人也。以贊太平之人。皆得親入。明天子之目而加特數焉。是太平之徵也。

楊康侯制義序

甲戌

國朝最號神童者。西涯兩楊。以皆有輔弼勳。文正委蛇其身。以就功。文襄優於幹理。文忠持正而有機。雖才異致殊。所繇致遠者。則皆以其器。器恢於識識。進於學。學根於所存。然而少年之器。顧有弘於老成人者。豈學力之至耶。莫大於赤子之心。固莫大於赤子之器。善學者。

於此擴充其事。無失其心。能使知識日新。誘化不作。而大器長存。此日增日減之學。不可不察。亦學焉而後能察也。吾同籍友楊康侯。年十五六。聯雋兩闈。視前三公者。登賢書。徵選。參以南宮。適相比類。海內一時呼羨。必曰楊君。顧余所獨重者。動止中度。笑語有節。正問之。則應。諷諧之。則不動。宴會遇淫詞。嫖態。恬然不見。不聞。無貴介氣。無少年氣。無才子氣。其將何所不載。而庸獨載其科名文藝已乎。昔唐有童子科。故昌黎之祝其同籍友也。以成人之業。康侯未嘗以童子科進。吾直與之言大人之德。夫大人之德。康侯跂足而觀。其猶在數十年

之後。赤子之心。康侯凝睇而思。依稀數年之前耳。然而數十年後。與數年前約之總。在今日方寸之間。故期以位。無加於前三公矣。保以德器存以神明。則康侯可自爲康侯。一時呼羨之奇人。乃千秋足景之偉人也。夫

丙子順天同門硃卷序

典有嘉而偶間。蘇文忠之舉周禮者是。物有剝而加鮮。父老之以憂色危詞激周孝侯者是。是皆論行也。文亦宜云。使文必與行合。聖人不兼觀聽。文必與行離。知言又何以重焉。余平昔觀人專重行。頃乃謬分知言之責。得十士有奇。掄次後先。心目所及。不敢遺餘力矣。然自



信其不遺者。心也。不能自信其不失者。才也。命也。衡於人者曰命。衡人者亦有命。嗚呼。微哉。今諸子原卷具列。其自繪其精神智能。亦過半矣。惟願德業日進。出不負朝廷民社。處不負宗族鄉黨。乃爲不負所學。以不負子。子則寧早戒。毋晚收。寧爲鄉父老。不作蘇文忠。志也。亦幸也。諸子文有分量。業已每卷評之。每篇評之。篇之中。又從而縷縷評之。且子平生之談制義也。言甚多。茲又何言哉。

朱彌成四書義序

丁丑

予舊冬分較。自矢曰。吾爲國求士。一願得力行忠孝者。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六

二願得弘濟時艱者。三願得文采俊拔。春雲聯步者。初中二願。純乎天也。末一願。微乘以人。復念天下士。豈無以一人兼茲三願者乎。俄而主考先生。以五經宗侯卷並付。使振其尤。遂得彌成。其精誠皎潔。往往於文中見之。真以父視君。以家事視國事。藜職有闕。若疾痛之在躬。憂時危。若處漏舟。而渡春江之漲也。而亦非不足於文采者。及出詢其人。果以忠孝經濟。久鳴於厥宗。今文且券矣。余之末願慰矣。前二願。則請彌成自今以往。益勉勉焉。爲宗臣標。爲異姓諸臣倡。以無負。至上親親賢賢之義。蓋斯二事。分量甚長。日引日伸。彌成行之無

已時。余願亦無已時。非若闡中文字。淺者當日售則已。深者以秋券春。則亦已也。弼成送平日制義若干首。爲之訂定。因述始終遇合致望之意。以弁其端。若同時首拔。則有江右黃石公。業與弼成聯雋。而河南王開佑。英年邁往。善解悟。富記問。理時務。踵二子而起。將若人夫。

六義衍耦自序

辛酉

詩有四始焉。其氣象殊也。有賦比興焉。其意思別也。心會之口傳之。筆發之。是唯其人。爲文者動曰得意。得古人之意耶。自得其意耶。神與古人遇。忽然而成。不知足之路之手之舞之。是名得意。文生於情。易情生於文。難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序

九

古人之意。力索然後見。見然後下筆焉。亦云情矣。文從之生。必也得心應手。文成自讀之。不知足之路之手之舞之。越數日讀之。蹈舞如故。越數月讀之。蹈舞如故。是名情生於文。吾讀吾文而情生。人讀吾文。復何間焉。文能令觀者情生。不易也。則是文之得意。不易也。情生則必售。情生則必傳。倖售之文。與傳岐。必售者必傳矣。有唐三百年。文宗韓。詩宗杜。杜不第。韓不甲科。杜之志節。僅終拾遺。韓負康濟之才。及生民者。亦無幾何。蓋其始崛強。不肯爲。迨夫名譽旣熾。精力漸衰。雖欲爲之。不復可得。是非以極工見窮。尚其未能爲通工爾。歐蘇必垂



而必售。不勦時。自近時。於高第猶掇之也。宋之宗工亦歸之。今之學士亦師之。售何害於垂哉。令思孟也。而應制科爲歐蘇。不爲杜韓。必矣。韓遇旣寒。負其文益高。世遠之益甚。於是屢書求謁。雖不至。盡喪生平。而求知已迫。亦少貶焉。亢於文而貶於節。重輕何如也。使當年入試之文。以時色行。獨見筮仕之後。毋干時貴。吾節完矣。才可效當時也。文亦無貶焉。昌黎復起。聽吾言。閱吾新義。必曰。夫夫也。久窮而變通者也。雖遭逢有命。然挾長矣哉。

近熟草自序

壬戌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三

味在羹。金在鎔。穀菓之有成實也。莫不有候焉。其至也。天也。溫而調之。滋而培之。人也。大凡地位峻絕。則力無所容。然終不舍力而聽之。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則仁也。熟之者。爲仁之心。仁之爲道。豈復竭才能從。然而末由之曰。必非遽舍。天棧至是。微哉微哉。仁不熟。不如他種。此以知種之不足恃。而功不可已也。而何疑於文。文之真正中和。則文之美種也。恃其種而弗熟。曷如其少偏。毘陵云。文入妙來。無過熟。熟則妙矣。繇生入熟。如之何。繇熟以入益。熟如之何。且有熟必妙。亦未云何種也。其言蓋引而不發。力本雄。然後能夷。漫夷。

耳必腐。氣本猛。然後能細。漫細耳。必怯。思識本玄微。然後能達。漫達耳。必膚。博綜羣言。然後能不用。徑闊之而起。凌空之臺。欲使銖兩適均。可以迎風翔舞而不傾。奚從選合矣哉。雄猛玄微博綜。天也。兼人也。夷之細之達之不用之人也。所以然者。又天也。吾溫而調之。滋而培之。已十餘年。其熟也。則如味之適焉。如金之足焉。如穀菓之日至焉。地腴天澤人力三者一參差。而五穀之熟不盛。萸稗之於三才也。何有人誰肯置五穀而養萸稗哉。吾特慮夫斯種之難熟。有倍蓰者焉。今敢知其果熟否乎。嘗虛吾氣。徵吾心。而默默審之。將無近。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序

三

生生草自序

巳巳

心之靈。陰陽之變。一也。子曰。生生之謂易。文章彌故。則彌新。彌熟則彌生。蓋靈變亦無紀焉。一題耳。數十百人爲之。若殊味之各諧於口。不相槩也。一題一人耳。後先迭爲之。如殊行之各適於意。不相槩也。必曰宜何開。宜何遙。宜何收。則一題止有一文。心靈困而文章之道。不幾乎窮哉。故以法自矜。則千變之容遁。以法程人。則絕塵之技隱。甚矣言法者之爲法誤也。夫法隨物肖象。觸竅生籟。動盪參差。不測不齊。王良範馳。梁父制師。眉山流泉。皆以神之者守之。奈何以守之者盡之。凡事之無



窮也。類如斯矣。余於制義微悟斯道。豈惟一人之心。不足以盡眾。雖吾今日之思慮。謂果竟吾心之變歟。特題曰生生。而心靈之無始無終。殆與古人今人後之人會通焉。而莫測也。

從子臯文序

壬戌初夏

去冬。吾於燕邸。聞仲侄遇吾兄之喪也。哭最哀。今春。復聞其趨向頗端。不肯近邪人。歸閱其文。亦漸有成人意。哀父之死。性也。而節操立焉。才思出焉。童性不雕。芽茁已發。性長存。則愈知藝矣。余且哀且喜。爲梓數篇。請教於長者。見吾兄之不忘。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六

文錄  
序

三

長子揆文序

丁卯

孔云發憤。孟懲進銳。憤不在銳。銳則非憤歟。憤之中。有自得之味焉。無助長之害焉。優之游之。所以爲憤也。是故朝聞夕可。道在我也。以忘身立命也。優游自得。遇在天也。以存身立命也。方今遇合。須文章。文章須精氣。吾才可用。而精氣不足以用。則天子我優游。不予我迫取。分已定矣。揆兒幼。以銳爲憤。近弱冠。始知以優游爲憤。偶閱其自次數十義。因廣之曰。天下能變化者。莫如龍蛇。方其蟄也。忘乎騰躍。惟以存身爲事。萬物莫得而撓動焉。所以爲能變化也。人能恬於定分。觀紛華而弗躁。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

文錄 記傳

學道愛人記 庚午

崇禎庚午而宮保大司空丁公年八十有八。孟春曾爲  
邑民謁儲道請弛漕糧入倉。萬衆安堵。余已記其事。季  
春十八日。俄命棹北行。舉家莫測所向。是日大風。不爲  
阻。迢遞涉江。遡淮。泗。以孟夏三日抵曲阜。謁聖人墓。  
遂還。至淮。便冠服。徑入漕運公署。漕使大驚。迎問所繇。  
來。司空言老人拜孔林而還。願有請也。今歲因運船後  
時。暫令民船迎運。民皆無船。郡邑搜獲船戶。困苦拘囚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一

之。如處盜賊。船戶無以爲命。間有夥噪揚帆而去。官直  
視。莫可如何。船戶一端。已足生亂矣。而船實甚小。原非  
載米所用。其最大者容米百石少者數十。器缺板薄。卽  
在內河。米必沉覆。况能入江淮乎。米覆復責之民乎。徑  
責之軍乎。責之則亂必矣。而米又終不可得。將虧國用  
而釀後憂。且所取民運。專求速也。勢必益遲。况不止於  
遲而已乎。竊爲明府懼之。漕使深然之。因請曰。奈何。司  
空曰。初苦運船不至。爾今已至。淮奈何。停留此間。反待  
民間小舟。冒險遡流而上。宜促軍旂。晝夜兼行。陸續可  
達。隨至隨交。雖使抵京。踰限糧可萬全。不猶愈於小舟

雜運。顛覆軍民。而漕粟終無達期耶。民便則軍便。軍便則國用便。國用便則明府便。於是漕使立命如指行。旬日以來。三吳漸有運舟。民心大定。司空之力也。司空喜於漕使之見信。因謂漕使吾饑矣。可卽具脫粟飯。一腐一菜足矣。相對談民事。盡歡而散。遂以十八日抵家。馳驟三千餘里間。朝先聖。惠兆民。竣二大事而還。纔一月。爾耄之年。赴義強仁。若鷲鳥之發焉。若神龍不可測焉。壯夫盛年。居家安享。畏縮不前。視民瘼不痛。嗚呼。可少知取法矣。司空之在道也。隱其名。有疑之者。輒弗應。及晤漕使。民間乃驚相告曰。此故吾公祖丁操江工部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二

尚書也。黃髮兒童。盼望相送。愛之如父母。而仰之如神明。初衍聖公留之。宴。懇辭。則贈以子貢所植楷木杖。三歸而自爲記。大旨以生平遵行學道。愛人一言。九十年未嘗一登廟貌。缺如於心。嗣茲拜覲神靈。益當弗懈。蓋奮然有衛武公之志。而卽大展愛人之事於途。見善必行。跬步不空。真可謂善學聖人。可謂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近在吾鄉。豈非後生之幸。民生之幸。與。余樂序其事。傳以詠歌。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甲戌

甲戌九月之望。晤蔡公祖雲。怕於蘇。蔡崑山人也。爲言



其邑向有四難之稱。和鄉紳難。瑞士習難。清衙蠹難。足賦額難。惟邇者劉乾所以常之三府來署篆。四月之間。四難俱失。予問狀。蔡曰。劉持正而不激。御下嚴而不苛。初至。遇宦僕有橫於里者。懲一二人如法。不動聲色。鄉紳以其無過督立名之意。皆敬而服之。歛戢恐後。一難失矣。劉性潔而氣和。與士子不泛交。亦不過亢。其以文義相與者日進。干謁者自不敢至。怨謗無繇作。轉有明師之頌。二難失矣。蕭然行李往來。茹味袍褥之外無長物。左右求中以所好不得。欲窺伺其過不得。小有犯立治無宥。亦未嘗刻於法外。奸宄不寒而慄。三難失矣。署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記

三

篆四月。鞭撲寂然。輸賦餘五萬金。四難失矣。予曰。劉公吾素聞其名。不知其才猷之高。政事之精。至於此也。敢問輸納之速。至誠所感與。催科有方與。蔡曰。誠也。催科亦有方。因復言。崑於諸邑。庶幾不衝不疲。亦未至貧。差爲三易。而目前新政最急者。惟勿差人下鄉。蓋今差役較十餘年前大殊。持牌至鄉。不問事大小。估量其家業。若干。開口勒索。約如鄉人家業之數。往復幾番。卽不全破。亦已去半。爲害最烈。故禁止差役。乃下車第一要義也。其言甚剴至。予向見珠巖顧公令平湖。曾署吾邑。御差役最有法。每役給腰牌爲驗。不許幫身。承票至鄉。小

舟單櫓。舟子及差共止兩人。其勢自孤。難於暴橫。且票尾硃印云。每十里舟銀一分。菜飯外不許多索酒肉。違者嚴治。於是鄉人免差役之害。子因問蔡曰。事有必不能罷差者如何。蔡具言其法。默與顧合。以崑新令臞仙葉公爲子邑人。又同籍。冀子轉悉之。遂辭去。惟所云劉公催科之法未及詳。欲語臞仙。往而蔡公探其所未盡。會臞仙以迎謁新大巡抵蘇。十八暮舟適相並。子投刺值臞仙。他出。約其諸役。明當晤言。比曉而臞仙艦已遠矣。聖人之戒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蔡爲維桑言之。子欲爲蔡轉述之。非敢謀之也。人愛其維桑。宛轉求達。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記

四

予過耳。惻懷。忍視他邑蒼生爲膜外而默焉置乎。嘗念武城所問。惟在得人。及子游以澹臺對。而夫子亦不更詢其吏治。此何義也。爲宰之道。與相天下一揆。得人之後。我事事虛懷。人事事忠告。子游一得澹臺。而武城之政之美。不待問矣。崑之有蔡也。其亦今之澹臺子羽乎。歸道吳江。適章尹敬明過晤。索觀竟。遂錄一通。爲子轉達臞仙。旣伸蔡意。又免余特緘往致之嫌。甚矣敬明之好成人之美也。

譽命始終記

戒贖

來

不

密

密

今上龍飛元年。洗魏崔餘垢。凡被禍諸臣。悉加贈卹。尤



著者。子諡錫廕。推恩其先人。而先師左都御史高景逸先生首與焉。略考當時。如楊忠烈漣。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皆慘死。皆烈丈夫也。其以學道與先生唱和者。有馮恭定從吾。鄒忠介元標。先後同罷。然猶免於逮。其從容乎道腴。而與諸烈士同禍。則惟先生一人。顧先生之處死獨異。謂非以死顯道歟。馮鄒諸公。恩誥當時。其子孫率得軸。以去。惟先生已撰文而未書軸。遂蹉者十年。崇禎丁丑秋。仲公世學自內艱起刑曹矣。九月。屆寶期。書軸以俟。俄上遣中使取先生累誥五軸進覽。仲公暨從弟禮部公世泰適在朝。愕眙不知所謂。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五

越日。御筆抹先生誥文以出。謂褒崇踰體。且迫理當日。撰文官。而詞臣許公士柔。與仲公同降矣。故事。誥勅文。御覽既下。始登軸。仲公以爲此昔年已經御覽者。雖預登無傷也。而上嚴責中書舍人。何以預洩文稿。致令擅登。時掌篆王公重。援近例以對。條辨良晰。語載秘省典例中。賴上明聖從薄。鑄然高氏世誥。遂中寢。當是時。衆未測上意。仲公方蹶躅自咎。不敢陳。居頃之。諫垣何公楷。疏引神祖時兵部尚書王崇古誥。誤例以請。上欣然允補焉。按崇古喜於自榮。用泥金書軸。爲垣臣所糾。神祖念其處邊久有功。令改給。然崇古誤

出於已。先生誤繇於人。則又有間矣。宜乎明主之旋闕旋子。雷霆雨露。本無心也。昔唐文皇於魏徵最號親信。徵沒未幾。卽其所立碑。後雖因事發悔。復立所卽。然日月差長。上於先生。故前朝舊臣。聞其名。未識面者。譴怒不遷於其身。渙汗復達。不再踰月。又豈文皇可擬倫哉。然先生身接道統。生獨遇害。蓋棺十餘年。褒贈明綸。猶經鏹易。然後定。顛駁如是。天耶人耶。先生生而事親。恒戚戚有餘感。讀所著內譜。可見蓋嗣叔祖後。不得親言生。乃者五誥纍纍。自曾祖以下如其官。而本生祖父父母。暨本生生母邵令人。悉沾寵贈。視他人之得奉所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六

生者更侈焉。噫嘻。亦少慰先生之靈矣。余待罪秘省。書誥頒軸。皆署中事。適秋春用寶二期。先後皆司其役。高氏譽命。一寢一補。皆目視。且因是條陳署中職掌。得旨允釐。自後科規一清。視篆者可免於爲法受過。皆先生之貽也。承比部儀部二公委。爲詳載。今上德意。仰告家廟。而下昭乎其子孫。

平谷縣學重修明倫堂記

戊寅

平谷縣學重修明倫堂記

平谷古屬漁陽郡。多產慷慨激烈之士。今爲畿輔上游。武備不後。文事先焉。年來烽火頻驚。官民皇皇。以堵堞捍禦爲急。修練儲備新令四事。督有司厝處維艱。鼓鞀



乍息。人懷風鶴。向非悅禮義而敦詩書也者。幾習干戈。忘俎豆矣。明倫堂自萬曆壬寅。忻州趙公來宰此土。鼎新故址。迄今三紀餘。茂草幾深。邑侯玉銘王公有概於中。久適上臺。以事絡繹。至意與公合。公乃謀諸衆。或曰。斯時也。公帑如洗。俸無可捐。無已。惟有募乎。公慨然曰。斯何堂也。而忍與梵宇角技。倆耶。助可也。募不可也。平谷雖小。大夫士亦濟濟矣。顯者迴思。學者顧瞻。不有堂也。從何以升。忍令趨踰無所。不得侔縉羽之昌。其教者流乎。蓋持議也正。倡捐也決。於時遂有明經王君克恭者。平生超邁。首捐大厦三楹。衆助貲助力者。輻輳。自春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七

徂夏。巍然落成。公乃與紳袍馬君國銓等。洎多名士。謀所以述其盛。公慕道甚堅。客冬覩余所定陽明要書及治譜等書。遂因馬君遙執禮焉。余愧不敢當。今讀其所引助募二言。而深有會也。助出於施者之義。募根於求者之利。異端以死生福報爲說。其教利教也。故其徒舉事皆用利。吾聖人行。慊於心。樂而無求。視禍福死生。如寒暑晝夜之禪代。其教義教也。故吾徒舉事皆應用義。是舉也。其深得此意乎。昔鷲湖講喻義。喻利。警發沈痛。聞者或至泣下。今公因勸引而指點義利之辨。剖吾道與異教懸若蒼素。俾士子登斯堂者。念所肇基。已足洗

心易習。與風清水寒。並徹交瑩。殆以仁育民。以義正士。以武應猝。以文修暇。彼明經奇士。誠軼羣倫。抑公之行。政居心。素有以感之也。感於暇。可以貞人心。感於猝。可以衛民生。繇來經文。實兼緯武。吾其以茲堂之經始。落成。卜茲邑相扶相顧之永圖哉。或曰。公是舉誠善矣。不蚤自發端。而必俟上臺示意。何居。曰。此正舉事之機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應之。故羣志悅。羣氣從。不煩驅督。焉懷其意。而俟其機。凡舉大事。應如此矣。誠心高誼。悟斯理也。當又進一籌。王公名弘祚。雲南保山人。原籍陝之三原。端毅公後裔也。登庚午榜。董其役者。訓導李公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八

名躍門。

使雒五孩記

庚辰

京師冠裾歌宴。不知外間有饑饉地也。宋呂文穆之對太宗。自古以然。庚辰夏。奉使入雒。舟行千餘里。堆幣流屍。日不計數。就死者。棄其兒女者。又數數見之。舟過不能救也。卽泊亦無方以救。空負悲歎。抵清源。改從陸。所覩相似。六月初。過滑之齊國營。有草瓦椽房。一二十家。余從肩輿中。忽見一小兒。約二三歲。坐樹下。未知其爲棄也。兒見輿過。忽啼叫悲哀。呼爺爺者數聲。乃大驚。默思無策。瞑目垂淚。心如針刺。行里許。急令輿人且止。許



勞之百錢。令抱回。初念此地至老岸。尚十五里。姑至彼。擇善家而求其撫育也。因試令人卽從此村訪問。有願養者否乎。忽二老者云。此地有宋文光夫婦二人。年四十未育子。有地數十畝。彼或願之。因問之。果欣然允諾。卽親至與前。願抱回撫養。余大喜過望。贈之一金。宋不肯受。曰。我自願養之。余曰。汝有此善心。受之亦見我意也。宋乃拜受。此兒雖饑餓黃瘦。然眉目清楚。且與之麪。卽能食。適遇宋姓。想定應不死。或遂爲宋後。亦未可知。余又癡念。我匣中尚有十五金。倘前行更有棄兒。以此法推之。尚可救十四五嬰孩也。終日瞪目而視。地漸近。

河南界。則餓人稍稀。數日內不見一棄兒。悲惻稍解。因念守令其地者。卽不能請興發。若肯多方拯救。自盡心力。亦必能活所治之老幼。安有謂上不能得之朝廷。下不能感動富室。中不能自捐俸羨。而坐視人民之死者哉。比入禹州。行封禮。停驂城中。二日有奇。初見一兒。約一歲。棄中街。羸瘠已甚。訪得一人名党况。願乳養之。因贈如前。更加白米綠荳各數升。蓋此時禹城米每升價銀一銖。荳每升八分。因宗藩見貽。遂以給之。越一二日。令人視此兒。疳瘡如故。蓋幼甚須乳食。未必粥糜可活矣。奈何奈何。黎明過正使戴掌垣所。偕俟諸藩辭節。又

遇一棄兒於當道。急令人先傳呼。有願抱養者。助貲如昨。少頃還原處。而其兒已不見。路人云。頃有人抱去矣。行速未得踪跡。此事不知有善人哀而收之耶。或仍其父母攜歸也。及廻輿之次日。予倦臥輿中。忽聞外喧語聲。乍醒。則路旁有二三歲棄女。戴見而欲救之。令人訪呼其父母也。一婦人號哭奔來。寡而貧。不能育。纔棄道上未久。戴賜之二百文。婦人且哭且拜謝。而意若徘徊。余密令人復與之一金。曰。得此庶足活乎。歡拜去。又數十丈。一婦人攜一嬰兒。約二三月者。亦哭而欲棄之。殆見前事。將有乞也。亦助之三星。料此女終當不棄於

是前後所值棄孩共五人。遇宋文光者。殆有父子之緣。不幸中之至幸乎。遇党况者。有二虞。兒幼未能食穀。若乏乳。則終斃。又觀况非有憐恤之真。莫爲稽課。姑置之。若存若忘。間利盡而弛耳。抑其命也。街市所遇。旋忽攜去者。不問爲他人爲所親。必感動良心。不終棄矣。歸途二女。因棄得助。豈忍復棄。况難割者。又其本心乎。遇救者五孩。而其間幸不幸不齊。活不活未可必。此外之不見不聞者。又可勝痛哉。夫見聞而漠然不動。去鳥獸無幾矣。見之聞之。而後惻惻經營。如齊王未見牛。今人未見入井之孺子。其間生生意。隔不相接。爲日不已。多



乎。惻隱有感。乃發。而仁無感。亦存。無感亦存。故感必發。發不得不充。性情之勢然矣。

漂母新祠記

漢初有三傑焉。有三母焉。嬰母陵母皆智婦。而漂母則仁婦也。無意近仁。有意近智。知興知廢。以勉厥子者。二母也。不必知韓信之能興漢。而特哀王孫之窮。故曰漂母近仁。然三傑之中。信功最大。封爵亦最大。顧獨不保厥終。廟食斬如。而進食於信者。方儼然千載。何信之不幸。而漂母之幸耶。世惟不望報而爲德者。享報特長。漂母當時。知哀信之乏食而已矣。不辨信才。不期信功。不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十一

望信報。而况千秋下。莫知誰何之報祀也哉。然後人以追思漂母。久而彌深者。特以信也。信奇略殊勲。百世無雙。拒涉謝蒯。本懷忠素。失國佗僚。遂陷大戮。後世君臣。非不心哀之矣。表之自上。近於教叛。奉之自下。嫌於褒逆。故雖有咨嗟閔痛之意。莫或爲之立祀。其勢然也。不祀信。而姑祀飯信之一嫗。以寄意。或舉之。罔或替之。殆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令信當年。計如史遷所云。學道謙讓。則保世圖像。行當駕留鄴而上之。後之人亦夷然奉信。而無復痛惜莫伸之志已矣。有好事者。舉漂母配食耳。寧暇專祀乎。不然。古今能致小德於未遇之豪傑。

者。獨漂母哉。而卒莫與並垂。抑何也。是惟三傑中一傑。處大不幸。三母中一母。乃有厚幸焉。余低徊漂母新祠。訪其側。則有淮陰侯故碑。因闡古今人不自覺之微意。於以見施恩不報。婦人之烈。有逾丈夫。而爲人臣負不世之略。奏無二之功。誣譴交至。自傷無罪。一念謬動。受戮當代。莫湔來禩。危乎危乎。此侏僚無聊之一念哉。誣且譴。無幾微不平。久而人君感寤焉。恩禮始終。是爲難耳。精忠自矢之臣。有懷乎漂母。能無永憾於淮陰。

甲戌進士題名記

代

進士釋褐。例得勒石成均。榮其身。復永其名。朝廷之所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十三

以寵多士。如此其至也。然名惟多士能自永之。當甲戌春。皇上命閣臣某典試事。臣某副之。得士三百人。臨軒發策。賜進士有差。於今八年矣。特命臣某補爲之記。記曰古之人。盡道而忘名。後之人。因名以思道。道存而後名可永也。有石上之名。有人心之名。石上之名。道路榮之。歲月貞之。朝家以此培士。人心之名。傳其緒論。仰其政蹟。感其精神。彌久而不忘。惟多士能以此自裁。今日諸士所題者。石上之名也。欲使名沁入於百世之人。心必將有道。道也者。人人可盡。日日可盡。念念可盡。國家之事不立。皆繇於任職之無心。百世之名不傳。皆繇



於當日之無志。夫果一念不自欺之人。卽國家不可少之人。苟爲當世不可無之人。卽百世長存之人矣。嘗見古來一榜數百人。史冊所書。必曰是科得某某。蓋少不過一二。多不過三五而止。曾是同升於天子之堂。而令數百人者。藉數人重哉。夫瑰奇之才不數。忠孝之心自存。故爲瑰奇難。爲忠孝易。位之所至在天。職之克稱在我。故爲大官難。爲好官易。各殫一職。皆有充滿天地者。何必大。各成一。是皆有不可磨滅者。何必同。此性善之旨也。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較分量。惟絜真誠。性之善一誠也。能自信其性之善。亦一誠也。信其性。三百人入皆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十一

能爲孝子。出皆能爲忠臣。迴思八年來。成就者若而人。傾壞者若而人。其成就之皆朝廷之恩。其傾壞也。諸臣必有以自致。今日舉而並題之。成者知榮。傾者知創。俾諸臣目擊而心感焉。敢不因旣往之創艾。益自策其方至之榮名乎。且今日固多艱之世哉。多艱足以困庸人。而未嘗不足以顯揚俊傑。實抱忠貞之心。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遇盤根錯節。則利器用而大事功立矣。或不幸而遇困於株木。於葛藟。則致命遂志。而大節義成矣。其在內者。遇獻替。則必進思退思以報吾君。必指陳利弊以甦吾民。而有用之文章樹矣。遇糾舉。則

必廸知真是。罔敢市恩循聲。必灼見真非。罔敢逞臆恣妄。而救時之人才出矣。前乎此。據忠宣力。雖班班可見。而後此未竟之忠猷。堅凝之骨力。諸臣各隄勉數十載。而其彪映史冊者。不知將幾千百載也。爲國家建基無窮。則亦爲厥躬垂聞於無窮。臣亦幸得藉手以祇承我皇上今日補記之德意。

庚辰特用題名記

壬午

上天之育萬物也。有二道。靈卉盤根。嘉種旣播。於是凱風煦日。甘雨膏露。從而被之物之元氣。豫有以接造物之元氣。此物感而天應者也。一旦而風自和。日自融。百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十四

物訢訢。栗芽於室。蟄動於穴。造物之元氣無所不施。而其時之含靈化光者。亦無所不受。其間有根特深。種特美者。則又能於槩受之中。保合暢茂。以飽煖天下。棟梁廊廟。潤色鴻業。上佐造化。生生之心。此天地之大生廣生。而物爲之應也。我皇上庚辰特用舉貢一事。豈非大生廣生之德。符聖祖軼百代者乎。伏讀德音。首言年來資格吟域。抑壞人才。有以仰窺我皇上厯思於立賢無方之大道。蓋已有年。而特於此二百六十三人之身。一大舒其湛恩。汪洋真如曜靈中天。得光知暖。仁風發育。溥動無私。與乾元之生物。同其不測者矣。然而



睿慮淵微。若屢施格外之恩。則不測者滋成可測。而人萌僥倖。乃終之曰。此繫特用。後不爲例。臣始終恭釋。而益歎。聖思之不可及也。太清之上。不偶出景星。卿雲。則萬類之精神不新。設景星。卿雲。可以恒遇。人將反狎爲固然。又何以震海宇羣生之氣哉。翻然與之宣鬱暢。涇。宣暢以後。則依然嘗度。久操而忽宏其薪。楨。甫縱而卽坊其濫觴。誠哉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而無待施救於已寬之轡也。臣又觀諸臣合請謁廟鐫碑之奏。一稟高皇帝廟謨。蓋亦仰窺我皇上緝熙儀型之素。雖有創舉。總歸舊章。未嘗以聰明或與其間。臣因是益願諸

臣之恪奉廟謨者。宜各自問諸心。自勉諸身。微獨報今日之殊榮。而且以實圖三百年來養士之昭報。廟謨云。惟賢是用。何拘資格。今幸不囿於資格矣。士希賢。固其分內事。願諸臣見賢思齊。無忝先朝張唯楊士奇夏原吉海瑞輩之遺芳。可乎。廟謨云。資格爲嘗流設耳。今皇上業不以嘗流相遇矣。有非嘗之品識。然後有非嘗之事功。願諸臣媵脩勵志。務盟諸幽獨。以爲立事建功之本。可乎。廟謨云。有才能者不次用。今幸逢不次之用矣。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時務無窮。則濟時之能事。亦不勝窮也。願諸臣展盡其所已能。而益敦勉其所未至。

可乎。諸臣平昔皆誦法孔子者。服孔子之訓。貴識孔子之心。脩己以安百姓。此孔子爲學之心也。事君盡禮。此孔子爲仕之心也。識是心。然後可揚於王庭。可拜稽首於孔子之廟。夫盡禮有婉有直。而安百姓則有易有難。古云。明主可爲忠言。安民可與行義。我皇上仁明兼至。於海內條陳利弊。靡不響答矣。於大小臣工。凡效啓沃。攄蓋思者。深言直言。靡不容納矣。乃時值多難。雖節烈者時覲。而士氓誘於匪彝。亦種種見告。此真上下交艱之日也。上有容直之。聖主。則易事。而下有可誘之危民。則難安。然士獨患不得展布耳。旣已披肝必用。苦

口無罪。嘉謀嘉猷。無慮抑鬱聞罷。又何患閭閻之疾苦不甦。而器陵不變也乎。臣又以信易事者之長易。而難安者不終難也。諸臣今日。若內若外。官守非一。迴思此日以前。進忠無階。凝精制科。乃於今鑿拔更親。網羅更奇。除授更迅。一官一職。總稱不世遇。且賞功錄賢。方來通顯。尤未可量。際此日也。入對明穆。體我后咨嗟民瘼之意。恍乎海隅之瘡痍。疾痛刻其前者。夙夜匪解。憂君之憂。則禮盡是矣。出蒞百姓。每顧其饑寒頑暴。戚然曰。此孰非我后之赤子乎。夙夜匪解。憂民之憂。則禮盡是矣。內外職分而禮無分。諸臣夙聞屏營。抃舞之爲禮。亦



知相時憂民。轉危爲安。乃禮之至大者乎。人人若是。庶有以報特用之恩。豐功瑋才。標今範古。視後先嘗格之所收。亦特盛。以特盛副特用。真當使貞珉生光。與月星燦。與雲漢倬矣。所用舉人百有六十有三。貢百。臣前歲歸休隴畝。聞茲曠典。念必有文學侍臣。揚扈其隆。顧荷寵召。復起贊帷幄。親承天言。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以罔斁于世。

庚辰特用諸公。請碑記於陽羨。陽羨曰。必得名儒巨篇。吾且以藉寵。於是諸公自重其事。咨度久之。聞子入都喜。乃相與公見述其故。予感其意而許之。諸公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七

以呈首揆。首揆竟不擅一字。發鑄進。御覽焉。嘻。使諸公營職而事事若是其專也者。何績不熙。使首揆聽言取人而事事若是其虛也者。亦何采不若乎。癸未月日記

遺烈感臣記

甲申

記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此爲人臣言也。然人君之所以處喪者尤難。先皇帝義殉。廟社。皇后妃主。無一不殉。先皇帝可謂非千古以來。處喪之烈烈最善者乎。至永帶詔不許屠戮百姓。以大勇兼大仁。又古棄國遺恩之所未有。可恨者。特義殉君國之臣。纔二

十餘。乃僅比讓皇帝。出亡時十一。嗚呼。何君節之獨烈。而臣節之偏頽也。是有道焉。聖祖之得天下也。本於正三綱。故神孫雖丁蹇阨之運。而守三綱之志不替。夫旣履喪敗。而艱貞永貞。則其本支百世。中興大業。婉商周。跨漢宋。又豈待卜哉。至於臣義盛衰。或不盡繫於臣數之衆寡。如武臣烈烈在外。無若晉撫之中軍。應公時盛。文臣烈烈自內。無若宮諭劉公理順。應公先刃妻子。以從蔡忠襄。位非北地。英風儼然。劉公之死。其夫人若妾。若子。若女。若僕婢。皆同日魚貫。無一人肯走免者。遠與晉之卞唐之顏。千載相頡頏。而卞顏尚未聞僕婢。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六

無遺類。是則劉公忠冠千秋。一可當百。其與先皇帝率后妃公主偕死。廟社者是君是臣。適配一時。未

可謂臣誼之偏。慚於至烈也。況合室焚雉。夫婦偕盡。冠

裳躍河。又復熠熠數公。何謂非盛哉。生而以道事君。死

而以道殉君。未嘗柄國而死國上也。其或生時稍惑於

救時之說。務財用以失人心。當大任不能有所匡救。而

一死足以盡挽其生平。更莫得而苛之。夫乃知一死之

果賢於生萬萬矣。嗚呼。甲申之變。其百世小大臣隣。生

死得失之林乎。舍生而取義。賢者早見其本心。不賢者

不得不動於實事。不見夫從先帝而死者乎。舉世祭



之一家休休焉。彼其沒寧可知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於斯已親體之。不見夫叛。先帝而偷生者乎。舉世辱之。一家惶怖。慘悽焉。其身雖欲補一死而不可得也。所惡有甚於死者。雖行道之人。豈得不追信之。然則是心也。賢者能弗喪。人亦誰能終喪之也哉。不能終喪。是復機也。死於法。悔不可追。謂之迷復。自悔焉而得補一死。猶庶幾於不遠復。無咎存乎悔。無咎者。善補過也。故亦有臨期徘徊。久而感愧。決烈者焉。捐生以易其所甚欲。就死以釋其所甚惡。一身一心。覺悟遲早之間。而得失頓變。然則人生不幸而遭君父之大難。安得稍致疑於死。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九

生之際哉。事起一時。辨在平日。嗚呼。學者學此爾。  
孫墳觀感碑記  
乙酉

里有良醫曰見心孫翁。享年八十有四。乃嗣學博公先沒。翁所賴以生養死葬。惟在諸孫耳。墓旁遺田八畝。松楸百餘株。邑之紳士。凡與翁交。及飲翁良劑者。望之。無不願其百千年香稻薦新。葱蒨悅目也。不虞二三載間。一鬻於顧氏。幸有傳醫朱君永。獨捐貲贖歸。復倍貲代充本年里役。力殫而志苦矣。乃未幾又鬻於支氏。且併其青青墓木而斧斤之。朱君於是愀然寤歎。卽令力可再竭。而欲使其後人追念先靈。旁懷友誼。永永以前轍。

爲戒。此之孝思。夫誰能感之。於是各紳重其意。爲之公助再贖。使其土足以安翁骨。餘粒足以贍翁祭。繁枝綠葉。足以蔭翁之靈氣。徜徉而其業則已爲公居。非孫氏所得而主矣。設復有覬覦如前諸姓。亦安從併噬之。不恤清議。能不懼三尺法乎。且陸氏初買墓木者。亦因茲悔禍。吐舊補新。以蓋前愆。然則旁人且爲感動。而况其胤嗣乎。斯舉也。獨捐共助。以風君子。形格勢禁。以防小人。因目前一再動搖。而可以致百千年無窮之觀感。翁果不幸乎。其正翁之福乎。

朱門重貞傳

庚辰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傳

三

艱貞。匪艱不顯貞。貞難矣。重貞又難。嗚呼悲夫。蓋艱之極而貞尤盛也。憲副勉齋朱公之母李暨配馮兩安人。以之母舍弘靜穆。法宜考終。而馮安人性幽閒激烈。其母若曾祖母兩世苦節。觀感有素。濟城破。姑媳偕殉焉。母之死也。抱幼孫坐署側。賊至。僕婢隣嫗皆散走。卒危坐不動。遂遇害。賊未入時。馮安人豫爲死計。指署後大井曰。此吾葬所也。比城陷。立趨投井。無少顧。後旬餘。汲其遺骸。則官竅皆鬱血。蓋井適涸。安人欲速死。棲首深泥中。致命遂志。不其烈與。姑媳大節同室。炤耀。死復何恨。朱公則恨曰。母固在青。特以蒿呼之役。值道梗。身自



北而留母於濟。濟會城。差足恃耳。人臣義不計身。豈能不計母。乃青全而濟陷。計全之。適以傷之。終天讐痛。視他人萬倍。此天之所以重困公。然或使并其身不免。如晉之卞。唐之顏。亦可奈何。而天又特留公身。若二子。以爲報讐灑痛之地。痛誠大痛。讐誠大讐。視此身無有矣。人生不忘身。不足以立業。不有大恩大恨。不足以忘身。聖人謂誠。誠此身也。大覺氏謂空。空此身也。誠斯空。空足以入誠。其忘身之謂耶。身忘。名譽爵位。何所不忘。不忘者。君親大恩。大恨耳。朱公遊心大覺者。乃復有疑怨焉。三世以來。或仕或隱。或醫。皆有德無孽。今茲餘

殃多凶。莫可自喻。造物果無知乎。嗚呼。所貴學以知道。不在於斯。而在於何。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設有致。是感應矣。非命也。繫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不任憂。曷任怨。兩安人之貞性。惟天鼓之。其遇患而死。死而慄。天未嘗憂之。知天之不憂。是以凡民有憾。君子無怨。民無信不立。兩安人巍然立於天地之間矣。爲之子若夫者。自鼓以不負天所鼓。且能助天以鼓萬物。斯不朽之靈應焉。居恒臨下。痾瘵乃身。愛克厥威。他日除凶雪恨。又有以全萬民之父母妻子。則是三年間痛哭積思。不其千秋百世之孝義吹簫也夫。知天之士。可與處大難。

亦惟蒙大難。痛憤無賴。可與知天。朱公名之馮時任東省憲副歷宜撫死甲

六貞傳

蓋自同善會興。而得女婦之貞節者六人。許氏任氏。皆年十餘歲。未嫁夫死。遂不嫁。邑大夫曾旌其閭。丁清惠公舉之也。千里之內。得一奇節。猶將多之。吾邑百里而貞女二人同時並存。詎不卓夫。陸門朱氏。浦門高氏。皆十七八喪夫。陶門凌氏。亦二十一耳。至於今。朱蔭居逾一甲子矣。高凌皆四十餘年。皆未及旌。彼亦不知旌爲何事。今會中季有薪米之助。惜其皆老矣。受賑不知尚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傳

三

得幾何年。而王山人之從伯母沈最後至。沈寡時。才二十四。貧無子。庶姑逼之醮。沈投水破容以拒之。今亦逾四十年。茶蓼備至。無恨色。及庶姑病且殆。沈聞趨侍牀下。盡勞者再寒暑。姑死哭之哀。夫少遭逼逐。病而扶之。死而哀之。此皆世所目爲痴狂。而節婦行之不疑。無他。彼惟識爲吾姑爾。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節婦未必讀書。知此理。而冥然安之。則其少寡無依。衆咻羣訕。心之不死。其夫者自若也。孰足撓其勁厲。消其冰霜也哉。會中賑貲微。未足卒歲。山人雖食貧。慕義無窮。遂迎之以歸。其室人體其意。又相與安之。沈於是少食節孝之



報矣。然以至貧。供至貧。嗚呼難哉。向之嗤節婦者。不啻山人。與以謂貧而不嫁。與貧而養人。皆痴狂者也。嗚呼。吾安得天下之貧者寡者。子事父者。臣事君者。皆甘此痴狂。因以感崇隆烜赫之人。稍稍鈍其智計。而微作痴狂之助也。卽助於至治之馨香。豈小乎哉。然會中槩訪孝節。而所得顧皆女婦人。嗚呼。豈以其不出閭內。紛華之汨之也輕。故得保其貞性者衆與。

高子小傳

戊寅

周公而下。俊傑多大用。而真儒不大用。大用則禍及焉。蓋自孔孟以素王終。以聞知老。於是道系所傳。不復宰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

三

治。若分定然。殆天運也。漢唐多寺禍。而無真儒。董王韓或茂。或夭。或文。均在半途。宋有真儒。而少寺禍。最著六子者。一不仕。五不顯仕。然正文公公。危者已數矣。非寺耳。明興以來。河東薛文清顯。臨刑僅脫。姚江王文成顯。然杖謫於先。策功於後。亦乘除之數云。迨先師錫山高。忠憲顯。竟從汨羅之則。三先生者。異時而同艱。雖早暮。潛深不齊。其所值與爲讐者。則一也。嗚呼。陰陽貞勝。又天運之特危。而較著者。夫先生忠信爲質。幼卽鮮過失。淡嗜慾。平生不二色。學者難割之隱。曾未濡染。是以學道專。而聞道易。其篤行似文清。至於野店小樓。超然大。

通。又不啻文成蠻獠萬山中。夜起叫呼之奇絕也。平生用力節候。入道階次。莫詳於困學記。其靜坐讀書兼進。悉宗文公。則山居課程略備之。初仕行人。以建言退隱者幾三十年。學以大成。自他蘊奧風韻。非翫其遺書。考其行事。固莫得而形容也。居恒究理欲。分善惡。立朝別白。君子小人最嚴。亦大類文公。而與明道先生小異。故厲咎差多。然先生遇小人本寬。其劾崔呈秀賊也。第欲禱之。議者竟擬戍上。先生聞。跌足歎曰。衣冠之禍起矣。先生於學術粹然不雜。然能採二氏之精微。曾齒痛腹痛。卻以靜坐。每云。心有闔闢。無生死。垂絕儵然。平立寒。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七

文錄傳

三十四

池中。有去來自如之致焉。每嫌儒者墮入斷見。謂死歸空。無遺表君恩未報云云。皆肝膈要語。至忠信貫死生。卓乎本朝之真儒大儒。參薛王而三之。先生之起少司寇也。徘徊不欲赴。至未幾。則長諫臺。於時衆正銳意拔茅。先生勢不復能辭。履其位。難可委蛇。則有嶽峙霜凝。領袖櫻鱗。慍於羣小。致命遂志而已。聖賢之寓世。與俊傑固殊也。俊傑遇以功見。困以節見。聖賢遇則道載於功。困則道呈於節。困而免。道在不死之身。困而不免。道又在其善死之身。天危文清。宣佑也。天顛倒文成。宣玉也。天死忠憲。宜不辱也。雖然。文清亦幸耳。文成早挫。又





幾亭全書卷五十八

文錄墓表 題跋 祭文

袁大司馬墓表 代 戊寅

賢豪處世無日不為善。要必以利民便國為本。故遠世而世思。思其言也。思其事也。思其不見官而惟民與國之為見也。此之謂為善。大司馬節寰袁公既葬。乃嗣民部公樞。丐言諸明公。若誌若傳若碑銘。鴻裁爛然。詳哉乎備矣。余特表其大者。公筮仕蘇州司李。蘇為浙直樞。豪右多陵轢細民。細民亦輕剽易生亂。湖州董宗伯者。業連吳江。與民相憤激。民聚譁。且構變。上臺驚檄公往。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墓表

一

解。公至。盡收冤牒。委各邑分理。民散去。徐察無情者。懲其最一二人。董氏以安會湖復有大司成亦與民構。直指彭公魯軒。故勁挺。力左右民。司成憤而縊。其後直指逮中丞逐。遠近始歎公遠識。向處吳民。非獨安董氏也。然則偏護官與一意護民。舉非其至耶。郡守石公崑玉。以廉直聞。忤中丞臺。中丞臺劾之。事下四郡司李。公秉筆盡雪其誣。中丞恨恨自劾去。公屹不為動。近世有引繩墨。明是非。不避上官惡怒如是者乎。吳中豪少年聞倭警。爭集壯士馳射。或以謀叛聞。喬公子一琦與焉。公辨之。兩臺得概釋。後二十餘年。而一琦殉遼難。竟以忠。



顯海上擒生倭二十人。公驗其刀。琉球物也。姑羈之。後貢使至。云是糧艘飄墮者。人數合。遂縱之歸。使微有喜。功心。二十人者。駢戮矣。擢西臺。有閩殺人。卽撻之。擬如法。長安。目曰真御史。時惡言起廢事。夫使諫者果沽忠。賣直。亦懷忠而後知沽。慕直而後知賣。不猶愈於不懷忠。不慕直者乎。公抗疏言之。竟黜爲民里。居二十六年。未聞以氣。談加閭巷。惟民間利病。殫心區畫。告之當事。如脩雉堞。甦驛遞。定徭賦。雖民賴焉。遼難起。初捐貲五百金。再捐千金。爲諸州郡倡。微獨無漁民耳。嗟乎。紳民相讐。所在不免。使汝雜間縉紳。皆無愠於鄉。若此。豈至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墓表

二

煩頃者。明綸之特播哉。且土寇何繇生。流寇何繇熾。雖之民。以是益重思公。熹宗朝。起公於家。遷登撫。登新羅。客兵禍。戶口離散。公立日射法。每汰一客兵。則以土著補之。半歲而土著充於伍。我將有劉愛塔者。叛從夷。至是約降。公劄許之。而劄中備述其怨懟語。以防泄計。後愛塔果爲所覺。誅而竟以是稍稍疑中國。他叛將云。公尋予告歸。再起少司馬。旋加今銜。致仕。癸酉。寇逼維陽。公議戰守。備井井未試。卒踰年。寇攻睢。民部公散家貲。募士民守陴。衰而甲。親發一矢。殪賊鋒。衆呼躍動地。賊驚走。竟以安睢。本公素猷也。公居官僅十二年。後先

泉石者三十有三年。進爲國。退爲民。言行之大班班可數。豈不超然於今之富貴人哉。又聞公蒼直指吳公鹿友書。有徵本色議。謂足杜庚癸呼。且使墨帥無從扣。逃兵無可攜。此雖一事。實今日用兵大要。而於我皇上嚴絕苞苴至意。有默助者。并表而出之。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戊寅

吾束髮遊先師忠憲之門。忠憲沒。爲輯其遺書。觀家世暨內懿甚悉。蓋高氏譜先師手述也。高氏仕宦。始贈官保黃巖公。顯始矣。黃巖公以上。數世皆單傳。至黃巖公子贈官保繼成公。始有子七人。實先師本生父。繁始矣。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墓表

三

理學則始先師。遂爲近世儒者宗。而季弟光祿公。繫呂令人出。令人仲孫儀部公。舉進士高第。其才與志。足以光顯乃伯忠憲公之道。推本令人德懿。俾予表其墓。按狀令人諸德醇備。然皆起於貞。號之曰貞母。母弱齡歸繼成公。善秉家。善事嫡配陸太夫人。生光祿公十七齡。繼成公見背。母曰高氏世獨子。今始有兄弟。吾子最幼。受業敢與諸昆等。諸昆大安之。母旣自抑損。乃益拮据家計。母若子。焚形影。時啜其泣也。服除。而光祿公婦李入門。姑媳歡愛。過以相與。母始幸言笑宴宴矣。性善容。每遇侮。輒曰。少忍之。彼無味自止。性好勤。未明而衣。



漏殘而寢。家人遵之無敢惰。家道稍益充。母自奉至薄。鶉衣啜糜。未嘗過費一縷一錢。於呂氏宗族。周其無養者。槩其不能葬者。織紵所餘。遇歲祿。輒以貸貧農。緩其償。勤則必儉。儉而不吝。其明於人已之大分如此。光祿公暨李孺人亦時時卹貧乏。濟人急難。母聞輒喜。而光祿公特敬事仲兄忠憲。忠憲多有道交。光祿公從分受德音。母聞又益喜。母旣屹屹堅貞。聞海內被難諸君子。家磊落大節。必浩然永歎。俄而忠憲及禍。王夫人日夕長號。母親暱之過於夙昔。王夫人爲之感泣。初母之爲光祿公納婦也。婦之母李亦嫠居。延之家。敬而養之。三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墓表

四

十年無替。李先一歲沒。母躬爲治蓋藏。真心所推。同節作朋。遠近莫不喟重。長孫宗謙早歿。婦鄭年十八。矢志繼祖姑外祖姑二節後。貞感貞應。又豈非天耶。母素強無疾。逝之日。第偃臥不起。七十有三載。未嘗經疾痛病癢之味。其享於世。泊如而得天者。一何康也。母沒於崇禎癸酉。越歲。祔葬太學公兆側。又三歲。仲孫彙旃筮仕。清曹意性貞素。與母膈合焉。外史氏曰。婦德貞者多矣。然皆自淑其身。止耳。何則。善與人同。非婦力所及。甘其志者。苦其氣鬱鬱畢世。何暇顧人。惟哀人之遇。重人之節。甘苦畢與已通。而力斯出焉。貞母迎養李母。共生死。

也。益親王夫人。用妾處也。媳鄭得於觀感。蚤自矢也。其  
同人之力。侈矣哉。秉彜篤好力。必從之。乃云吾好德而  
無力成人者。好未摯與。觀於母。益以廓君子。

題滙江吳先生誌銘

癸酉

先生蓋隱德而負大才者也。古之孝名。多於後母見之。  
先生之遇同。而所以慰父懷者。又隱曲不可見。雖諸名  
公。狀誌微見之矣。然先生生前不欲家人知。豈願詳其  
事於沒後哉。餘如家貧急公。產墮復殖。殖又推之於兄  
弟。及同宗。其略偉。其誼高。世俗所甚難。皆先生所甚易。  
豈非爲仁之本先立。則精明汎愛。皆其所生之道歟。余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五

因其次公繩如之請。喟然歎曰。古今人隱德奇節如茲。  
而不傳於來世。豈一二哉。其不傳也可悲。則其傳也可  
幸。然世所以欲述忠孝節義者。爲其心神足以感人。行  
事可式耳。非以珍惜其名氏也。原始反終。彼能浩然無  
憾。與太虛渾一焉。則已矣。甲乙同善。甲傳而乙不傳。各  
在甲。猶在乙也。後之得聞其名氏與否。猶當世之得觀  
其形貌與否。人自懷思。彼何加損焉。

題胡孝子焚身卷

天下奇節。大都以奇慘著。天下至性。大都以至不幸著。  
孝如胡拱軫。天乃火其妻。火其子。火其身。火其父。而僅



存其母。當是時。捐妻子以救親。此一念不足動天耶。意者微是念。母亦不存。存其母以報拱軫之意也。若舉家奚爲宜。燼於火。至孝奚爲而不足以回火。比而詢之有吳。有吳之類。拱軫而無以爲荅者。知復若而人。拱軫爲衆見。衆猶哀之。敬之。傳之。類拱軫者。人。不見。哀敬之意。或且俱燼矣。嗚呼。拱軫。吾今日垂南還。忽於席間得爾行略。遂爲拭箋。設行略不存。幾忘爾箋之爲誰貽也。嗚呼。拱軫。

題丁清惠公賑施條約 乙亥

幼時聞清惠公萬曆十五年六年賑饑事。心竊感之。以爲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六

捐萬金。活數萬人。真盛德事矣。今核其數。若米若布。若絮若樁。若金錢。乃合費三萬餘金。蓋竭其祖藏不足。又繼以貸云。嗚呼。難哉。布不行。則以米易布。民饑則煮粥。暑月慮敗。則給米。寒則給布絮。死則給棺。暴則收瘞。暇則修圩。支而宮牆。穢而狴犴。無不周悉。其一切設施方略。無不曲盡精微。遙計富文忠之於青州。大抵如此矣。文忠所發多。然公家財也。文忠竭其心思耳。清惠則財與心皆自竭之。嗚呼。難哉。夫財者。士之所輕。以清惠少壯登朝。吾何再三而歎。蓋饑荒之世。救人。兵戈之世。自救。仁者一視之。巧者較量之。昏者忘之。今海警流警日

日以迫。而語捐賑。語措餉。鄉達大戶。大半嘖眉。使清惠而目擊。惟今其散貲也。宜若何皇皇。以今人而處清惠之事。視餓殍滿街。死亡滿河。吾之擁厚食肥自若也。漠不動心者有矣。嗚呼。救人也而慨然自救也。而猶吝。世人之絕德。清惠之日用。嗚呼。豈真致嘆於清惠之難哉。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快於吾心者。無不快於聖賢之心。特患吾心不平。則所快或與聖賢之心不合耳。疑於吾心者。其當聖賢之心與否。尚未可知也。故云疑。使與聖賢之心必不當。奚疑之有。自快衆未必皆快。自疑衆未必皆疑。然吾之快與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七

疑卒莫之易也。昌黎聞人詆其文則喜。誦則憂。吾果是耶。何妨衆誦。果非耶。顧可因人詆以自僻乎。不反其是非之真。而務與衆反。猶之徇人也矣。快者得意。疑者無涯。譬之於道。入聞而樂。方戰之心。不可謂無快。望之未見。疑耶非疑耶。自別其爲快爲疑者。獨知也。讀者暗別其所快何若。所疑何若。乃有當於知言。

題警枕

惰者易衰。勤者長旺。惰者安於衆之所惕。勤者惕於衆之所安。是故枕以求安也。而有警焉。當奚往非惕哉。處世之道。莫如溫厚坦夷。然不從警醒出之。祇得鄉愿之



模稜耳。凡古所稱仁人長者。皆惕厲之人。非懷安之人。其氣象自與模稜不同也。非直此也。人之用警者。又不。同。且晝營營。昏惰莫甚。夜氣所息。清明乃見。善用警者。不在經營。在寧息。不在御物。在退藏於密。嗚呼。又孰知。多動者居惰。而多靜者居勤耶。爾兼處世日深。故能退。而歸諸警。古人取警於物。用就其事功。今資警於言。其。德業何所窮際。邇之則伏波益堅益壯之旨也。遠之則。上六之冥升。咫尺之間。豐隆蜚廉。弗能陟其玄已。

題倚蘭室雜咏帖

魏忠節仲子子一。爲余兄靖質處士壻。風雅多能。書法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八

逼晉唐。東坡有言。三分是詩。七分是念。今子一以法寫。余詩。三分是詩。七分是字矣。念自助。書助於人。或疑詩。真而榻假也。則奈何。曰不然。明其托於榻也。而子一之。書固真也。

又題倚蘭室帖

書法善。最助於詠歌。石榻墨光。最有助於書法。余倩吳。正仲少工章草。嘗以法寫余詩。儼然古蹟也。詠歌之未。或資筆力。筆力適如矣。其猶有藉墨光之意耶。非戲。也。無忘借資。知不足者。大抵宜然。重其意。遂兼述其事。

題真舫齋

己卯三月

永叔於居棲立畫舫齋。齋也以爲舫也。予遠行每從水燕處獨坐觀書。覃思居恒未了之業。於舫間就緒者爲多。舫也以爲齋也。彼云畫。我云真。

跋高忠憲別友書

辛未

允龍有悔。聖人有時爲允龍耶。否耶。伊周處允而不死。先生處允而死。子房懷英不處允而不死。先生處允而死。死任智遠害之士。或不處允而亦死。先生處允而死。同耶異耶。悔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正。宜允而允。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允。必無死地爲正。失其正者。毋乃多乎。先生於魏忠節之逮也。語子曰。吾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九

以惑於救世。昧於知幾。先生嘆無救於世也。非自嘆其將及禍也。仁人殺身自古衆矣。亦云正而已矣。奚悔而奚嘆。

跋高忠憲家譜

或曰。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兼及內傳。於世何與。曰。人之欲傳其先也。往往求文章家。而後世信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必挺大良。則動天下爲祖父者之心。何限。又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後賢。以炳於丹青。垂於無疆。則



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益世也。

跋高忠憲家訓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其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污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精微之。乎。非愒愒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僞。不曰遠以深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十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

壬戌

世稱自祭起於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靈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屈子閔宗國之必蹙。憤懣極哀。其歸於至性。則一揆焉。吾兄貽痛老母。切於宗國。灑焉長逝。輕於解綬。其文亦怨亦安。返乎天籟。亦其性也。與其學也。與其

書中貴人劉扇

甲戌

天順時。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

心敬之。還京。稱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先生耳。英之好  
賢取人。雖學士大夫。力祛悅佞之習者。無以過也。右一  
成化時。覃吉輔導孝宗於東宮。四書皆口授。動作舉止。  
悉薰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  
孝宗睿德夙成。致臻盛治。吉之默贊爲多。此雖古大臣  
之正君心。亦何忝焉。右二懷恩再掌司禮。屢直諫。嘆外  
廷無人。時尚書王恕上疏。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  
斯人而已。迪吉錄曰。內臣熟人。至情性。得候時便。又素  
親密。雖怒不獲重譴。可以宛轉深言。故事半於外臣。功  
必倍之美哉。乎其言之也。右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各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十一

隨其位。同懷是心。何患無令名嘉祉。集於厥躬哉。敢以  
爲今之賢內官祝。

書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辛未示族弟某

廷式旣登第矣。俗情視之。安肯娶盲婦。且聘而未娶。與  
旣娶而棄者。不猶有間乎。女家又辭。而廷式不聽。或曰。  
登第初歸。以此釣名。生子哭哀。胡可強也。色生愛。愛生  
哀。天下之哭其妻者。大抵哭色也。耶生而愛以色。則死  
而哭之。亦以色。是知有色。不知有妻者也。不足稱丈夫  
也已矣。非獨此也。凡娶妻。必以父母之命。以無色棄。是  
知有色。不知有父母也。忘親可以爲人乎。今世非必盲



女也。以不慊意。卽遠棄之。吾意且申夫婦之禮。經時無所出。然後買妾自輔。於時何晚。假令廷式當年先時委棄。未必有二男。卽生之自他婦。未必皆登第。世知羨二子之榮。而不知芝泉之出於盲婦也。蓋醜婦常藏慧性。慧性不必在語言幹理之間。若語言幹理之間。又顯諸外。非藏諸性矣。而世人上不體父母願室之心。中不顧己身正位內外之誼。下不念配匹孕育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清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理無他往。生死相從。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猶當盼睐。况父母所娶之室。而廢閣如仇。於心安乎。於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題跋

十二

式之胤。縱不必胤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報施。至不爽也。廷式娶於第後。故復榮其嗣。令未第而懷高誼。其榮身亦必矣。設聽女家之辭。而使此女也長爲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斬嗣。卽嗣能保無敗類乎。揆之本心。則安不安分。邈之天道。則福不福異。嗚呼。可以思矣。德惡則棄。不能棄。不成丈夫。色惡則容。不能容。則誼虧而心失。已久矣。善者須堅。過者須改。反覆於茲事。天下奈何。猶有不宜室之人。

祭吳太母張孺人子往先生母也辛酉

內德之茂。厥誕賢異。好猶不爲。無傳斯至。孰云無種。產芝驗腴。孰云無源。味醴知殊。享歉於德。家氣之祥。天浮於人。榮哀孔彰。孺人之年。躋古以希。孺人有子。清秩是宜。姁脩獨揚。事親維德。宗慕之者。大江南北。凡茲德音。維孺人社。顧云享歉。道存焉爾。雖羸長約。雖貴長謙。雖艾長勤。非勉誠歡。是謂天浮。發祥日富。孺人不死。儀刑來又。孺人之德。廓兮罔嫉。萑蕙成羣。撫如親出。膝下之太和爲佩。非我乳也。侔容侔愛。誰受若德。卽孺人是謂家福。近酬哲媪。維予小子。少師長公。慈雲悵白。遙拜松風。向誼工匠。今情蘿栢。道嚴意親。均孺人澤。有酒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不盈。有穀匪旨。慈心逾載。如淳泓水。臨發乃來。滂沱靡止。靈車麟麟。乍瞻已矣。德如之何。空山天徹。象如之何。雲晴皎月。茂德歸藏。林林白雪。展也彰之。孝子之潔。潔彼孝思。愈瞻母儀。將不及反。瞬猶可追。餘悲維戚。桂栢如疑。木拱難攀。壺則是思。古留嘉壤。依於南頂。獲之何意。作匪循影。地靈與期。當爲天請。世出清修。茲肝長靜。

祭徐濟之

維茲吉人。赤心素意。名不我交。班荆來憩。張之酒食。肆之笑言。蕩除世機。塵埃中仙。屢躡不遭。菴結百千。謂宜善遣。胡茲忽焉。流水襟情。行雲氣味。不顯於時。奚獨沾



累想君之疾。已中膏肓。聞愛者言。守亦杳茫。遂俾二豎。既侮既狂。維君祖先。青紫纍纍。繩武嗣耀。繫君是爲。怯飛而隕。骨驚以摧。君欲報劉。劉存君去。兒婦孫婦。對不能語。餘息偏長。雙貞重撫。君有慈母。介在顛連。仰寬俯鬢。俯哭丹顏。門閭長倚。往者不還。君有少婦。爰出名閨。桂楫中流。亭亭孤月。春林含姿。春鶻啼血。春風凄號。春泉幽咽。憶昔玉山。沽酒奉君。不期永訣。於今乍聞。迷迷衰草。掩子之門。何以爲酌。湖水清淪。何以爲殽。天池白雲。維君之生。維君之死。一日愛子。百年悲爾。人誰不沒。君死伊何。寡累三世。而無一孤。芻菽不時。慕彼甘茶。身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十四

逝家敗。人耶天乎。君魂焉依。維茲發者。君心焉慰。世節堪寫。不朽維真。繁華維假。慰耶怨耶。真耶假耶。一付之無可奈何。而空令我低徊累欷。於圯室層薨下也。

祭魏忠節公

乙丑

嗚呼翁兄。生平不忘溝壑。而事與運卒副其意。死之日。膚浮髀脫。面目不可復認。而僅有斑斑血裳爲之記。嗚呼。人誰不死。死所良異。孰知夫牀第之有時。非所而縲。縲或得捐生之地也。憶自癸卯甲辰間。出入聯榻。風雨懸燈。相與搜剔乎經史。而漸磨以文義。斤斤自矜。多屬吸風食栢之心。與冷鐵嚴霜之致。迄於今。簪裾幾年。要



津幾年。而一夫之畝不盈。藜藿之羹常匱。噫嗟何爲乎。其生也。鞠於自資。而蓋棺乃以羸累耶。向也聞先兄以病歿。而臨去逍遙。今焉兄之長暝於桎梏也。亦泊乎歸其所寄。想兄爾時戴皇天履后土。遊名山涉大川。浩浩乎通未生以前之元氣焉。而里黨交親。所不忍耳。而目者。則惟淚枯之嫠。長號之孤。痛忘餐而驚難寐。嗚呼兄乎。免於夭者五旬有奇。而所以匪夭。尚聽諸千春與。季重曰。哲人逆旅。非必遽凶兮。與物無競。仁體醜兮。古道繩世。世疇容兮。羔裘豹飾。蓋位所從兮。幾乎微乎。邈難逢兮。直躬如矢。將以申吾共兮。意象並適。如喬松兮。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五

臧否無患。懷林宗兮。慟哭於野。憂來百重兮。束芻皜皜。焄蒿悽愴。靡或壅兮。

祭第三兒更

乙丑

嗚呼更哉。汝之殤也。人事致之。於天何怨。汝實致之。人乎何尤。我實貽汝。汝亦何罪。六月之晦。汝忽得疾。治者疑爲傷寒。又疑胎瘡。猶豫未定。遂持謹爲中策。汗不大。汗恐犯亡陽。下不大。下恐犯亡陰。冉冉旬餘。勢雖漸減。而餘毒變症。如環無端。初變寒熱。旣發癩疥。復增浮腫。漸不甘食。終之以瀉以欬。而氣消肌盡。隨之以亡。故曰。人也非天也。經曰。損其脾者節其飲食。又云。大病不守。



禁忌者。不治。汝病雖深。中痊者亦數矣。病本在脾。全貴  
節食。而汝童心童習。稍愈。隨傷真土。大衰。豈堪屢斲。危  
然後慎。如旣晚。何故曰。汝也。非人也。汝以六月晦。得疾。  
我以孟秋之二日。適康山。蓋因汝體素強。不以偶疾爲  
重。醫者不敢自專。過於持慎。致令病根流連。漸及膏肓。  
我之誤汝。一也。吾以孟冬廿二日北行。此時汝頗有起  
色。正合留家爲汝攝持。顧乃誤聽人言。謂必無害。翩然  
遠出。致汝飲食不調。藥餌不適。纔四十日。而汝奄忽下  
泉。不一面我。我之誤汝。二也。延師教子。爲父之常。因汝  
十一二歲時。較諸兄頗不馴。以故特欲加嚴。而不虞遂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文錄

去

遭厲虐。屢傷汝首。碎汝耳。血淋漓不可觀。我於癸亥秋  
曾爲流涕。乃復忍心。逡巡一歲。致汝眉未嘗開。食未嘗  
飽。肝鬱日久。最能傷脾。以孺子而沉疴變幻。良亦繇是  
觀。汝臨歿。悲痛嗚咽。言此情者。至於六七。平生飲痛可  
知。特迫於我不敢自明。我之誤汝。三也。故曰。殤汝者我  
也。非汝也。雖然。古今枉死者何限。或以忠孝。或以亂離。  
皆數宜枉死。故枉其見枉者。人也。數旣宜枉。則枉亦何  
枉。况汝以疾病死。非數而何。假令我無三誤。汝庸得免  
乎。但汝不恨而我得安。今則各多此沉痛耳。然汝終未  
嘗忍恨我。則又誰恨哉。吾雖愍念汝。又可奈何。然又疑



汝之長也。非益於世。則損於世。使其損於世也。則八九十而死。愧憾滋深。倘益於世。而乃摧方長。爲不華。可痛孰甚。嗚呼。是二者皆不可知也。然守教則無弗可知。聊委諸不可知。以自寬。又愚人之心也哉。嗚呼。又可奈何。今葬汝於始祖墓北百丈。使汝世世得沾餘瀝。於寒食拜墓之後。時便則易遵。禮薄則可久。此吾之所以不忘汝也。嗚呼。更哉。儀物別刻小石。置汝墓前。以垂永久。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癸酉

嗚呼。夫子得諸天者。靡而未盡。靡用諸人者。亨而未盡。亨先生之爵。春官正卿。而壽亦七十有二齡矣。然世之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文錄

七

踞端揆。享耄期者。無先生分寸之德。而所受或過之。則又喟然爲造物者不平。先生之守身也。真處家也。端居鄉也。厚教人也。嚴立朝也。介以靖。其端也。家人化之。其厚也。鄉人戴之。其嚴也。多士佩之。其介以靖也。舉朝之士重之。而獨其守身之真。有當世未得而見者。先生晨起必謁祖先。訓子弟必樸必勤。皆以身爲範。嘖笑步履不苟。言有物。行有恒。從無後道之名。而篤誠无妄。風自吹出。內外咸孚。則先生不以色端。真端也。倚山面湖。築室以居。風日間美。時時步立門外。耕者陶者。見而長揖相與問答。不知先生之爲貴人。先生亦不自知其爲貴。



人也。壅蔽無所容。凌厲無所借。而人人皆戴路尚書之春溫。出入村曲。坦夷藩籬。遂能無弊不息。無善不滋。賢於防禁遠矣。不以迹厚。真厚也。門人故舊。繁文縟節。先期屏約。余初謁先生。不敢以時俗禮上交。先生悅懌。偶以朔望投刺。正色曰。今後無事。但坐寓中讀書。卽面命一端。而凡出其門者。沐浴教思。當復幾何。記曰。師嚴道尊。先生未嘗自尊。人自嚴之。嚴不以意。真嚴也。爲詞林二十七年。交際雖近於禮者。悉謝去。懇款求納。則爲之勉存菓餌一方。辛酉典北闈出。遇一長者於朝。卒然戲曰。典試獲金花銀爵乎。先生顧自忖。我豈有以召侮哉。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六

應之曰。時艱財匱。設有亦當革去爾。長者默然慙悔。蓋先生皓皓素絲。不形皦皦之口。長者偶以此語示親狎。而先生不受也。璫醖灼天。先生官已大宗伯矣。以不往投刺。罷歸。視他人觸其凶鋒者。得禍微輕。香稻綠竹之間。有以自樂。璫敗。悠然家居。不萌出山意。久之。起南秩宗。向以澹泊無烈禍。今以澹泊得常格。亦復悠然安之。世亂世治。長爲不食之碩果。其介則真介。靖則真靖也。懿行多端。要歸一真。憶先生於闈中。得予卷。賞爲敬輿。賈董之列。旣復命。復傳抄一揭。有實堪擅場之稱。其受知如此。越三歲。謁先生於家。予舉先生篤行類司馬溫。

公。先生大遜曰。是何言。我拙守之士。溫公經綸大手。當爲兄異時方爾。其見期又如此。蓋自文章而經濟而學術。動以古人期予。予十年來。猶滯章句。無一堪慰先生。而先生則長已矣。嗚呼哀哉。夫守身者。衆善之積也。事君親師胥以之。今而後。予其獲事聖明。爲先生知人光。皆未可定。而仕不仕。皆矢志守身。斷不至貽先生取士之辱者。真可自洵也。是所以報國士之遇。而事師於若生若存者也。師靈亦我洵哉。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嗚呼。忠孝恒性。然遇變而見恒。蓋遇變則失其恒者衆。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九

於是不失者著。非自表見也。衆表之矣。自天啓乙丑之夏。忠節犯璫難。長公子從。交知遠近。送別登其舟。忠節臥起飲食如平時。而公子食不下咽。面目黧黑。識者謂公父子皆中恒度。尙則死生一致。達人所以自視其身。而不以視親。故夫鼓缶之歌。禱額辟踊之哀。固處死之至異而大同也。比公遇害。公子扶襯歸。痛徹晝夜。竟不起。臨歿亦復坦然。一如忠節被逮時。乃知向爲親而失其恒度。適所以爲恒與。生死先後。參差同異。各協恒性。於公父子見焉。威敵能生人殺人。榮人辱人。至太虛而每窮。凡受人榮辱生殺者。身不能自爲太虛故耳。忠節



口欲辟失陷封疆之臣。其後顧以庇陷封疆得罪。冒璫醜。亦竟以璫死。此公辯對明心堂時。有昧心堂之語。傳於天下。然則當時雖褫逐之。誣詆之。弗能辱也。破殘其體膚。淋漓其血痕。弗能殺也。彼一心惟知有君。不知有逆敵。惟知有國事。不知有身名。固已卓然立陰陽之外。夫且不能生殺其太虛之身。而誰能榮且辱之。夫惟聖主當陽。儼若太極。生活陰陽。發榮陰陽。於是贈之官。能使公再生。易之名。能使公再榮。而公子以青衿得祔葬。特恩嗟乎。死匪死而又生。辱匪辱而又榮。身名挾恆性以獨行。故不屈於濁世。而克伸於清世。忠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孝恆伸而無屈。於公父子見焉。摧逆發奸。忠節生平所爭。皆大事。公子無事以死。特哀其父以死。此公子之大事也。不草草生。不草草死。生有益於天下。死有關於天下。於公父子見焉。公直聲震朝廷。居桑梓間如也。遇民生利病。挺身直任。卽漕兌一事。圯壞數十年。得公力持。以復頃復大壞。里役幾陷重禍。竭蹶乃免。里中以是益思公。勁直在朝。慈愛在鄉。庸詎有二心。公之子。讀書局戶。介介特立。士子有馳逐典外事者。心自忖得無貽譏。魏公子乎。輒縮足止。故爲鄉先生。而能使小民有所恃。爲士而能使同儕有所憚。於公父子見焉。嗚呼哀哉。此

皆未及十年事。而望之如上古矣。嗚呼哀哉。公寔貧。夫  
人及仲季二嗣。拮据數載。始克襄葬事。塋垣規制。大抵  
從儉。其所以承恩綸。照汗青。賁泉壤。光日月。蓋不在  
車徒之間。且也未竟之志。後人必能補之。斯封也。洵可  
命曰千秋之藏矣。何則。公父子洵千秋之傑。人人傑與。  
其無有千秋之地靈。從而呵護者與。

公祭顧仲執

祭西

嗚呼仲執。遂長陰耶。辛未春夏。聯舟南還。如昨日事。而  
兄遂爲古人耶。交親惜兄有未享之福。而度兄所自隱。  
毋乃有未竟之心耶。一人之身。有乾坤焉。知能是也。一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家之中。有乾坤焉。父母是也。體乾者宜莫如震。然聖人  
弗許於離之九四。且致突如其來之戒。嫌其偏也。故進  
坎於正北。以中男代親之勤勞。而無專擅之嫌。兄位坎  
也。非直代乾。尤以代震也。然坎一也。處雷之上。則爲屯。  
未能爲水而爲雲。承雷之下。則爲解。雨澤降而無結不  
散。坎之貴乎承震也如是。若夫雷性至厲也。轟轟隱隱。  
乾坤色變。承之而後可以柔之。雨足而雷息。乾復於清。  
坤復於寧。則所以安乾坤之體者。孰大於坎乎。屯而未  
解。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坎代乾以柔震。又上進以成  
艮。故處山之上。則蹇而難前。由於山下。則蒙而不竭。兄



之爲蒙而免於蹇也。有歲年矣。第雷之動。山之靜。其性相反。非水亦不足以和之。故山承雷則曰小過。過小或無傷。然聖人所云小過者何事哉。意若云。非是雖小過猶不可矣。山與雷均當之矣。山乘雷則云頤。萬仞鎮壓。有類於剛。然實以靜乘動。非以剛乘剛。故雷亦安於效動而成其爲養。動靜交養也。靜其主也。非和之以水。亦孰使相反者相成乎。向也水爲山雷之和。而水失之後。山須自養。夫雷乘承之間。在物爲妙理。在人不爲苦心。乎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兄心之未竟。兄其窮矣。兄昔宜以坎通乾坤之窮。而今日者。乾坤或有自通之氣。何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錄

三

則雷動而山靜。皆乾坤之所生。窮而求通。有不可必之時。通於未窮。則造化在我。兄之身固一家。乾坤之氣之所托也。形骸存而知能存。豈云一身之福而已哉。故以未享之福。悲兄既已無益於兄。特爲兄發未竟之心。而繼以變通可久之道。兄之靈爽未亡。而知能亦未亡。兄靈或乃有慰焉。嗚呼哀哉。

祭蔡忠襄公

甲申九月

嗚呼我公。其於土地也。殆勢困於不能存。而以義善亡者耶。其於身也。殆力窮於莫可和。而以死善倡者耶。公平生之學問之行誼。之治績。當別爲公闡之。今方哭公。

惟獨言公之所以死亡者。晉先京師亡。而其亡也。愈於京師公之身。先在京諸忠以死。而其死也。有光於在京諸忠。方秦未失時。賊可渡晉者數口耳。秦去而賊在。在可渡。國無險矣。又中無應。外無官。下無兵。無糧。公自知晉之必亡。撫晉二年。缺要郡守數人。邑令幾二十人。亟請於朝。而銓宰不應。迨事急矣。公擇佐貳廣文之賢能者。坐名題請。而銓駁沮之。徒以一撫臣遙蒞無官之土。雖愛如龔卓材武如耿祭。能自致於軍民乎。如是不亡何待。三晉亢旱連年。公請蠲其全荒者以安民。稍徵其小熟者。暫免解部。留贍晉兵。而司徒不應。民思亂。兵缺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文錄

食以歲計。如是不亡何待。朝廷初聞秦問。人情大震。公屢抗疏疾呼。請急補易文武。激勸奇才。因請借內地兵之可移者。請勅宣秦二督之可協防者。而中樞皆不應。又非惟不應而已也。與其黨乘急媒孽公。以用其所親。反謂晉撫何。以至今不大聲疾呼。致踈河防。遂有革任聽勘之命。如是不亡何待。然而公旣被命。可解任而不解。可移鎮而不移。曰我留此。遲新撫。至告以情形。戮力左右。之以報國家。嗚呼。懷忠至此。近於愚矣。乃新撫竟遂巡後期。公遂以千兵當數十萬強賊。猶固守連日。殺賊踰千。力盡遇害。視京師之開門延賊者。卒何如哉。所



謂兵可去。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非公之謂與。故曰先亡而其亡也愈。晉官亦多矣。降賊者勿論。其膺非嘗之大任而養賊者。夕脫繫。朝受節鉞。而閃賊不起者。今雖生與死。皆未可問。然其面目神氣奚置哉。公於孟春下旬。知晉必不守。手書訣余。無他語。惟云。死生之際。幸已了然。蓋其守死善道。豈一朝夕能勉致乎哉。於時文武將吏應時盛等。從死者四十九人。力不能和公存晉。而然各以其身爲公殉晉。所不能者時勢也。其慨然者則精忠之感也。當三秦陷時。馮撫旣殉難。偕死者相傳僅二人。先帝慘殉社稷。而忠死者僅二十餘人。視讓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皇帝時遠甚。今一晉之官。成仁取義者。反倍踰於舉朝。然則使公當國。以精忠作倡。國必不壞。卽令數阨勢窮。無可奈何。而其烈烈以忠顯者。豈必遠遜建文時乎。蓋令人恨秉國者寡。廉鮮耻。知爵賄。不知君父。比賊至。則屈膝受刑。財盡而繼之以命。旣不能圖存。又不能善亡。忠魂寥寥。爲可痛也。故曰公之死。先於在京諸忠。而其死也光。邇者大宗伯顧公。請急卹公。非獨爲公也。實欲以激發海內。上深嘉其意。立允之。諡以忠襄。與先臣王燾並祀。祠號雙忠。時盛附食焉。嗚呼。公不負國。國不負公矣。公前更寄語余曰。吾死後。傳吾心者。後死之責。

也。無何而公死。公不自負。余其敢負公。嘗妄意欲爲今日死義諸臣。統作一傳。外首公。內首劉宮論理順。從公死者四十九人。從劉公死者二十餘人。公守土臣也。忠誠感乎將吏。劉公侍臣也。未執政也。又非部院長也。無率屬之責者。忠誠感乎其一家。均之卓絕末造。震耀前茲者也。公死矣。余每追感平生。凡與公地異而相信。才異而相知。學異而相資。公壯而筮仕。余晚入朝。公屢膺劇重。余處間局。年來晤談亦不數數。其地睽矣。而兩心相信如一人。公細密冲虛。善觀人。其才本長於治內。及歷邊事久。心誠求之。十年以來。遂曉暢兵機。天保采薇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五

兼優。余自研經術簡一身而外。渺乎無片能也。然而以公爲夷吾。余亦不敢遜叔牙。公好禪。余距邪說。學殊方矣。然而余式公超曠。公復不厭余嚴防。更似於朱陸兩先生。有非必步武而冥通者。公自撫晉時。其從子穎韜遊成均。偶言公有少女。慧且賢。適與余第三孫同歲。余私萌蒟蘿松栢之慕焉。顧念公故吾公祖也。略兒晚學。何敢攀。造次未出口。及甲申春。知晉必危。公必死。終不得一見公矣。得貞臣之女爲吾孫媳。如時時見公焉。乃飲淚托公從子及他相知者以請於公。公報曰。此時求姻。益見幾亭矣。公之終不遐遺。余如此。余自聞國變後。



爾公者累月。設令公論未伸。方將慷慨而排之。今忠貞大著。直有掩涕低徊。益撫膺慟哭而止耳。嗚呼。今日者。雖云哭公祭公。實以常傳也。公其聞諸慰諸。能令我夢見諸否耶。

祭吳子往師

乙酉三月

嗚呼。人生知己。最難遇也。則知己固最難忘也。有以薦引爲知者。此一日之知。有肝膈相信以爲知者。此平生之知。而又有從幼預許其不凡。往往先幾而得其胸臆之所存者。此之知己。又非獨肝膈孚信而已。先生於子。蓋其然乎。則於其生存也。固晨夕儀型之。而於其沒也。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又安得不號慟而永懷之。憶子年十五六。從先公於金陵官舍。時方一意舉業。更名師數人。皆於子不深許。可子亦不以師爲知己也。先公問而樂從者何等人乎。子舉先生以對。先公喜曰。固吾好友也。遂從先生遊。先生簡素寡交。獨與梁溪高忠憲崑山歸陶菴二人者爲忘形。性更不輕贊人。初見子。歲寒松栢之篇。浩然歎曰。是子也。欲尚友千古耶。又命以我亦欲正人心。題賞歎不已。曰。壓倒一世偉人也。因語先人云。此子他年能不爲才所役。則所至不可量。至於舉子義。固荆川鹿門之儔。先公唯唯不敢當。及子三十六七時。先公沒已數年。

矣。於時先生則語人曰。此人真可與經世。復十餘年。先生又謂人曰。此人學思兼懋。殆將集羣儒之事業乎。蓋予之學。從文詞入經濟。從經濟反身心。皆用逆用。漸而先生一一洞見之。至其譽。往往過量。則成美之意云爾。嗚呼。先生知予。蓋如此。予亦稍自幸。知先生矣。而先生安在哉。先生爲人。少思慮。少舉動。少觀覽。誦讀。少文詞。性好山水。好茹素。好樸服。好野處。弱冠舉於鄉。而性不樂仕宦。歷躋五品。寓意而已。臨化。貽十則。首以勿用冠袍束帶爲戒。蓋其素志焉。先生既與高歸二子爲石交。而歸子以瘵疾早世。先生沒三十八年。先生哭之。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錄

七

幾殆高榘璫禍。亦十九年於茲矣。先生又哭之。惟先生長爲碩果。至於今。八旬考終。求如先生之哭二子者。不知誰何人也。予更憶少時事先生之次年。卽引見高師。又得仰交陶菴。旣久而定陶菴集。袁次高子遺書。以傳其業。一時稟諸賢意。皆屬余成之。及門締交。當日之緣。遂爲千秋之事。然則先生之不負亡友。以玉成余小子於今日。得有管隙之窺者。其高誼隆恩。豈非世所不敢忘哉。嗚呼。先生之於世也。以不涉臚要。故不危。以無大譽。故無咎。以不膺世大任。故不盡瘁。向也深悲二子之沒矣。今如是而沒。豈復自悲。而哲人凋謝。爲之悲且





